

宋元明文詒註讀本

傳狀

趙延嗣傳

石介

（宋）字守道，兗州人。少與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舉進士，官至太子中允，出爲嘉州判官，居憂。介以易授善人，著有抱經集二十卷。

今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者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家上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願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

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

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

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誼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僕名儒行，以愧夫儒名而僕行者。序事如分而止，無一盜語，得此覺壯悔老僕傳，猶不免失諸過火。

【註釋】

【三司】宋理財之官，即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劉應會爲三司鹽鐵副使。

【劉隨】字仲讓，開封考城人。進士及第，遷

判益州，後遷右司諫，終天章閣待制，居官以清直聞。

【趙鄰幾】鄆州須城人。五代開舉進士，入宋直史館，左遷補闕知制誥，爲文

浩博，蓋唐四傑體，有文集行世。

【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喪服有期功之分。期，一年之服；大功，五月；小功，三月。強近，言較爲親近

之人。

【張梁】（莊子）從其黨梁（註）強梁，多力也。

【暴】侮也。

【霑體塗足】

（國語）「霑體塗足，暴其肌膚。」勞力人

常如此。

【區宅廩田】（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區，有宅一區。」一區，百畝也。一區，猶一所。

【宋】州名，今河南商丘縣。

【宋

【白】字大素，少善屬文，太宗時爲翰林學士。

【楊徽之】字仲獻，濟介尚名教，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卒贈兵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邱人，舉進士，釋褐沂水主簿，官至太常少卿，事兄維，友愛甚篤，有集二十卷。

【魏公】漢魏公始爲廷尉，

【顏叔子】同時魯人，嘗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

【叔子使執燭，燭盡焚燎以繼，至明，不二其志。

【韓吏部】退之官吏部侍郎，故有此稱。

曹氏女傳

章望之

（宋）字表民，浦城人，初由伯父處，爲秘書校書郎，歐陽修吳奎等應除建康軍判官，不赴，以光祿寺丞致仕，著

有詩文集三卷。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

庇歌切

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基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歿，其故僚率吏民

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

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

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

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尙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歿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感，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織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

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焉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尙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作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尙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惜未知其年與名。

臨財不苟，不能得諸於士大夫，作者之傳曹氏，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

【註釋】【天聖】宋仁宗年號。【持憲】發言執法也。【阿回】阿旨也。【興化軍】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置太平軍。

專改興化軍，後升爲興化州，今福建莆田縣。【瘞】罪事下棺也。【酌】（錄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座。（註）酌，猶取也。【莅】

臨也。【自醜】自爲醜惡也。【妾有大罰】天降大罰於已而喪父也。【曾無賢者之責也】曾初不認其爲賢者也。

【濫狀】濫惡之狀。【貪冒】見利勇往曰冒。

洪渥傳

曾 鞏

宋字子固，南豐人。鞏，結同舉進士，歷知齊襄洪州等州，所至務去民疾苦，入爲中書舍人。文章與鞏同。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

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

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不矜奇立異，而自合乎中庸；世而盡如此人，去黃農不遠矣。

【註釋】【撫州臨川】臨川縣，宋撫州屬，今縣屬江西省。【官不馳騁】官階之濫也。【黃州麻城】麻城縣，宋黃州屬。

今縣屬湖北省。【茶場】製茶之場所也。《宋史食貨志》：檢茶之制，在淮南則屬黃盧舒光壽六州，官自爲場，設吏總之。【孥】子

也。【量口用俸】量人口以爲用，故有所餘也。【掇】取也。【平居不可任以事】言其性和平，窮窮若無能也。【撫】

拾也。

方山子傳

陳雷，字季常，眉州青神人也。嘗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隱居以溪山自娛。初與子瞻同舉於道士羅易簡。後子瞻謫居黃州，與之往來唱和，爲作方山子傳。

蘇

軾

見序跋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古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勺帽，方聳俟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變厥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斯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字如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

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鷓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伐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同見之歟！

此謫居後借題發揮之作，文境亦演迤縈漾，令人把玩不盡。

【註釋】【光黃】三州名，光治今河南潢川縣，黃治今湖北黃岡縣。【宋家】善人，漢初大俠也。陰段季布之厄，及布實，終身不

見。【郭解】漢軼人，字翁伯，爲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俠誅賊殺人，後折節改行，以饒報德，厚施而薄望，報救人命，不矜其功。【折

節】頓改舊習也。【馳騁】此作用世解。【方山冠】似通賢冠，以五采縠爲之，四時祠宗廟，樂人無不佩之。見後漢書與嶽志。

唐宋時，則爲隱士之冠。【隨居於黃】賦以事之不便民者，爲詩以託諷，李定等因諷以劾，繁欽，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髮

然】驚風貌。【環堵】堵，垣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使酒】漢書蓋寬饒傳，爲人剛直使酒。【註】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洛陽〕今河南洛陽縣。〔儻〕或然之間，儻見，謂不期見而見也。

錢乙傳

劉 鼓

〔宋〕東光人，能屬文。父樂爲數區文及市所書，且覺鼓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鼓還，伏闕訴父冤，乃貶及甫等，復鼓原官。著有學易集八卷。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俶〔切〕六納土，曾祖贊〔於〕隨以北，

因家於鄆。〔運〕父顯〔吳〕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

歲，母前亡。父同產姑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

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

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

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

乙始以顛顛〔信〕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

林醫學，賜緋。非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癩。癩，癩也。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丞醫，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

乙本有羸力爲切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癩敗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藏通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刷絲之，果得伏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

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癩瘵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

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爲余言：『龔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巖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難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能言之。邈後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良醫出於孝子，人奇其術，我敬其行。

【註釋】【錢塘】今浙江杭州。

【屬】親屬，有服者也。

【假納土】假，吳越王錢鏐孫，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假以地歸宋，封

淮海郡王。

【鄆】五代時爲州，宋因之，治今山東平原縣西北。

【鍼醫】醫之善鍼灸者。

【顯頤】顯，顯也。顯同，齒。【說文】顯

會顯黃也，或稱頂門。顯頤方，治顯頤之方也。

【元豐】宋神宗年號。

【緋】用赤色也。唐制，官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

【瘕】風病。

【神宗】名頊，英宗子，在位十八年。

【紫衣金魚】紫衣，親緋爲貴，金魚，佩飾也。古有玉魚，金魚，銀魚三等。

【宗】名殷，神宗子，在位十五年。

【麻】【說文】漚也。

【周痹】溼病也。【內經】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痹。

【末】子尼也。

【學】手足尚病也。

【菟絲】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伏菟，上有菟絲。

【篝火】以燄覆火也。

【斬斬】因執貌。

【度越】縱舍，言不爲法所拘。

【本草】書名，相傳爲神農所作，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其書實始於後漢，所載那藥，多漢時地名。

【六氣】道家謂仙人服氣，此言六氣，即仙人所服食者也。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并天支地黃之氣，是爲六氣。一說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支地黃爲六氣。

【五運】謂命本水火土五行之運也。【潛夫論】上觀太古五行之運。【剡】剡取也。

一 是居士傳

一 是居士，係所南自說。

鄭思肖（宋）字憶翁，隸所南，遷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鴻詞科，會元兵南下，叩關上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

傳狀 錢乙傳 一 是居士傳

報。遂啓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能罵。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著有佛錢錄矣。百二國詩集藏。

函心史等書。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互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厯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邪？又寧見有二父邪？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

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

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有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興盡，卽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閒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哆修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游山水閒，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蘇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

謂識一是居士也歟！故作一是居士傳。

一字一淚，不忍卒讀。

【註釋】【非趙氏天下】是時宋之天下，已爲元所有。【六合】（據元帝書）天地四方曰六合。【樂】始也。【互】

通也，竟也。【行造化四句】言與造化並行，與厭數俱水，爲萬物之母，而無有已時。【習其終也】言以終於來自習。

【芻豢】芻，東草也。豢，養也。芻豢，言如牧者之於牛羊然也。【薦飯】（周禮）薦，進之食。（注）米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棄

忘生事】言生事勞業而忘之，有不可一朝居意。【哆】張口也。【體】直視貌。【或空其形而去】言得忘忘形，不顧有

此身也。【俗不耳其說】言世俗之人，怪其說不入耳也。【驢】驢謂也。【愚又甚衆人】言愚比衆人更甚也。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元）字復初，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明善穎悟絕出，讀書過目成記，諸經皆有闡注，而尤長於春秋，夙以

文章自豪，官至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諡文敏。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二十四年，桑葛奏立
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叙以馬氏賜衛士。

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塘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

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一失所守，無異禽犢。彼不義而生者，對此那不愧死！

【註釋】【錢塘】見劉賡錢乙傳。【至元】元世祖年號。【桑葛】按桑葛，元史曰：桑葛，魯臣，列傳文作僧格，爲人狡黠。

桑葛，奸言財利。至元二十四年，復置尙書省，吳特穆爾同爲平章政事，皆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參政郭佑及楊居實被誅棄市，人皆冤之。事政三年，歸贈公行，綱紀大壞，世祖覺其奸，下獄究問，悉誅之。【帑】與孳通。《左傳》文公十三年：「秦人歸其帑。」帑，妻子也。

【衛士】卽衛兵也。【矢溺】矢，古屎字。《左傳》文公十八年：「殺而埋之，矢之中。」溺，小便也。與尿同。《史記》范雎傳：「賓客飲者醉，便溺。」【獨親】獨，單也。父母存其一也。【大德】元成宗年號。【瘍】腫疽也。【不爾】猶言不如是也。【孱】《史記》張

其傳。趙相真高曰：「吾王廢王也。」（註）廣州人謂廢廢爲廢。【焜燿】（左傳昭公三年）焜燿寡人之望。（釋文）明也。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元）字仲謀，齊州汲縣人。樸履特方，好學博屬文，與東魯王樞文、渤海王旭齊名。異官聚翰林學士，頭廳大夫。知制誥，卒諡文定。著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辦事略，中堂事記，烏菴雜補，王公嘉話，并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息二子南戍

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啗平左臙，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

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割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

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救採

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

役終身。

噫！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

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知有夫而不知有虎，只此八字，已寫盡當時救夫斃虎氣概。

【註釋】【濱州】元州，治渤海，今山東濱縣。【渤海縣】元屬濱州，今改濱縣。【秦臺鄉】在濱縣東北二十里，相傳秦始皇

東遊，築臺以望海，亦曰滄臺，以是時登臺滄臺馬於臺上也。【泊】及也。【至元】元世祖年號。【棗陽】今湖北棗陽縣。

【垂至】猶言將及也。【睡】瞿也。《易履卦》履虎尾，不噬人，亨。【左臚】《史記龜策傳》取前足臚骨穿傳之。《註》臚，臂也。

【趣】說文疾也。【委】棄置也。《孟子》委而去之。【咤】《後漢書王符傳》轉相誇咤，咤與詭通，有驚訝之意。【信宿】《左

傳莊公三年》一宿爲舍，再宿爲信。【復役】復，除也。《前漢高帝紀》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註》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

不徭役也。【言言】《詩大雅》崇墉言言。《註》高大也。【太山號婦】《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側，哀，使子

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按《家語》亦載此事，大略相同，文當指此。號，慕音近，號婦或即慕婦之誤。

李疑傳

宋 濂
見前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

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_低上，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足音目眈眈_精未瞑，卽輿棄之，而斂_奪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

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_信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糞糜煉藥。日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污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

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

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偷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市僧而能好義，兩事已足千古。

【註釋】【金陵】即今南京市及江寧縣地。

【逆旅】客舍也。莊子：鴟子之宋，宿於逆旅。

【閉關】覆貌。【地在輦轂

下】輦，謂御輦，輦轂下，指京師也。

【六物】歲時日月星辰。

【殆】危也。

【汛】灑也。

【麤】粥也。【不少見顏面】言無

慚悔之心，稍見於顏面也。

【邸】舍也。

【脫】猶或也，假設之詞。

【贖】送行者之禮也。

【貨】財也。

【媯媯】和好貌。

【感】感厚也。

南宮生傳

高 啓

（明）字季迪，號橫軒，又號青邱子，長洲人。洪武初，爲編修，吳修元史，官至戶部侍郎。魏觀得罪，季迪坐死。著有《季迪大全》十八卷，《集藻集》五卷行世。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

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

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

無所合，遂泝溯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

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

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聲去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

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

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

不下己，目憎同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

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

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

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義，慚其必勝；然

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

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

啗，淡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

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閉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

多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闔一室，皮流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閒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闔，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尙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募岸恣肆，決唐宋之藩，摩龍門之壘。嗚呼！南宮生爲不朽矣。

【註釋】「任俠」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卿者是也。【彈】行丸也。【天下亂】元順帝至正七年

冬十月，沿江兵起，而方國珍、郭子興、張士誠、陳友諒之徒，紛紛割據，戰爭無虛日。【風后握奇】握奇，舊題風后授，風后，黃帝三

公也。按漢唐書，皆不載此書。宋志始著錄，詳攷其文，蓋因唐劉孤及八陣圖記而依託爲之。宋以後頗爲談兵者所重。【梗】藎也。

【大江】揚子江。【金華】今浙江金華縣，縣北有金華山，相傳金星與婺女星爭華，故名。亦名長山。【會稽】今浙江紹興縣，

縣東南有會稽山，上有石廬，壁立千雲，升者累梯而上。一名玉笥。【泝】逆流而上曰泝。【具區】《周禮》東方曰揚州，其

澤數曰具區。註具區即雲澤。今江浙人稱曰太湖。【門止車】門前停止之車。【兩】軍有兩輪，故稱兩。【虎冠】（史記齊

悼惠世家）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瑯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調鈞惡戾，虎而冠者也。」【醜】醜惡也。【竦】竦也。【居櫛

下】竦言就下座也。【次】舍也。【憚】恐也，伏也。此俱作示威解。【突冒】謂超其前而于犯之也。【阿避】謂阿叱之使

避也。【介客】諸客爲介也。【薪】求也。【藩府】指殷王也。士誠據平江，自稱吳王，蓋彥多從仕者，所不能致，季迪及宋

克而已。【雋歌】猶言勝歌也。【款曲延譽】款曲，猶委曲也。後漢光武紀：「與人不款曲，唯直來耳。」【續】木簡也。【疏

所乏】謂將所乏之物，破記之於上也。【飲其德】此飲字，與飲恨飲泣之飲字同解，有含讓之意。【樓君卿】名讓，漢人有故

人呂公無子，歸讓，讓身與呂公，娶與呂同舍，謂呂公以故舊將老託身於我，戰戰兢兢，遂與呂公終身。見漢書游俠傳。【原巨

先】名涉，漢南陽太守。常例二千石送葬百萬以上，時又少行三年之喪者，涉父死，讓讓贈送，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戊】闕也。闕以

板爲之，皮食物也。【癖】酒癖也。【雷氏琴】（瑯琊記）雷威作琴，不必苦桐，遇大風雪時，獨往峨嵋，酌酒煮囊笠，入深松中，聽其

聲，連延然揚者，伐斷以爲琴，妙過於桐。【鍾王】鍾繇，王羲之，管人之善書者。【刮磨豪習】四字見佛龕曹成玉碑。【隱

然自將】將，持也。言有以自守也。【履藏器之節】（易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器蓋本此。履，蹈也。

阿留傳

陸容

（別）字文舉，吳山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浙江參政，有志經濟，肆力於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雖不通究，有菽園雜記十五卷。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切我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

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

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非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髻者，美

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聲入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對數物，

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切乙黑若是也？」走取沙石，

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

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

恐爲鄰兒所撼，牌合上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

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

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若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

其身不棄焉。

傳者曰：「樗，正樗，歷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

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獸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阮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呼與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人各有能有不能，彼用違所長，輒廢棄其餘，以爲無足觀者，猶不免乎皮相。

【註釋】【太倉】今江蘇太倉縣。

【獸】亦樂也。

【龍鍾】竹名。曹老人如竹搖曳，而不能自持也。

【敦】盛黍稷器。（儀

禮士皆禮）黍稷四教皆焉。

【闐然】大笑聲也。

【據】據也。

【參亭】參，參互也。亭，平均也。

【造命者】謂君相也。禍福皆

歸本於命，君相能禍福人，故云。（唐書）李泌曰：「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先妣事略 ○事略非指一事而言，凡生平大概皆具，故與雜記中書某人事者不同。

歸有光（明）字熙甫，歸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舉試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人

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大學士高拱植貞吉，推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留學內閣制教習，修世宗實錄，卒於

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_年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塲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_任。十二月，逾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_顰。順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_陰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_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_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尙簡實，與人媾_媾。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緝_緝。燈火熒熒_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

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釺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入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紈人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韻，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痢，切何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純是至情至性語，無一飾筆。予亦無母之人，讀之那得不潄潄淚下。

【註釋】【周孺人】太學生何女。【弘治】孝宗年號。【期】周年也。【孺】未成人喪也。【不育】生而旋死也。

【暗】失聲不能言也。

【正德】武宗年號。

【媯媯】和好貌。

【緝】竊也。

【纏】纏其麻曰纏。

【齟齬】不合也。【羊

狗之病】

前漢書五行志推論災異有曰及六畜謂之齟齬言其著也。及人謂之齟齬病齟齬言深也。按文中云羊狗之病言羊狗之既

及於人也。大約與近日鼠疫事相類。

【王三接】官至河東都轉運使。

韋節婦傳

歸有光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堅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

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朝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

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此種文以真率行之，無一溢分語，故佳。

【註釋】（九江德化）德化縣，明屬九江府，今改九江縣，屬江西省。【廩米之養】科舉之制，生員科歲試考列前茅，得補

廩食。【毀】哀痛之過。【蘇州嘉定】嘉定縣，明屬蘇州府。【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長沙、常德三縣之間，廣袤五百餘

里。【彭蠡】湖名，即鄱陽湖，在江西境內，長三百里，闊四十里，北口與揚子江合。【廬山白鹿洞】山在江西九江縣境，洞在山

之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讀河廬山，嘗著一白鹿自隨，因以名洞。南唐於此建學，宋初始置書院，後廢。朱子知南康軍，重建復之，講學

其地。明清兩代，皆建書院以課士。【恂恂】信實貌，又慈謹貌。

邢布衣傳

傳狀 韋節婦傳 邢布衣傳

文震孟

(明)字文起，吳縣人，徵明之曾孫。以進士授修撰，上疏語侵韓忠賢，廷杖貶秩。崇禎時，充日講官，遇事箴規，時

稱爲講官。卒後謚文肅。

邢蠢

尺九切

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閒，青苔滿壁，折鐺楚耕切敗席，

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疾賣切餚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

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

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

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

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

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去聲其師

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

貧無恆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

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滲所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澹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概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憲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憲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皜然不滓。子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清貞介特中，仍有和易近人之概，僉事少宰亦自可人，固應不拒於賢者。

【註釋】【詩城】吳縣城東有詩門，今演習作富春。【折錦】三足酒器曰錦，折者，言其足已損也。【葵】稻餅也。【僉

憲】諫官。【吳文定公】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會試廷試皆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歸自少宰】公爲

吏部右侍郎，以丁繼母憂歸。【流雉】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雉，士大夫相見之禮物也。【墊】爲水所澌也。【皎皎二

句】皎，潔白也。白駒，喻賢人。在彼空谷，言隱於谷中也。句見詩小雅白駒章。【考槃及獨寐二句】（詩衛風考槃章）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註）考，成也。槃，樂也。寤，覺也。永，長也。矢，誓也。諼，忘也。山夾水曰澗。此言窮處山澗，而成其樂，具大人寬大

之德，獨標尚覺而言，自誓不忘此樂也。

【流風穆如】（詩大雅蒸民章）穆如清風。（註）穆，和也。

【汪汪德心】德心，言懷德

於心也。（後漢書黃憲傳）叔度汪汪，著千頃波。汪，深廣貌。

【恬泊處約】處約，猶言居貧。恬，安靜也。泊，澹泊也。

【縉】縉，

【萍】洗淨也。

【即非二句】上言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是傳則未確定也；此言即非用理先生之族孫，然亦頗肖其孫矣。

蘇賦曰：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之，則堅實如纊。世所以貴孫枝者，爲其實也。孫枝二字本此。

碑誌

范純佑墓誌銘

純佑，仲淹長子，字天成。受業胡瑗，英悟能文。性孝，事父不違左右；仲淹出鎮關陝，純佑與將卒雜處，

鉤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累有功。後以蔭爲將作監主簿。

富

弼

（宋）子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仁宗時，舉茂才異等，命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再使契丹，以和議成，

拜樞密使。後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卒贈太尉，諡文忠。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

之後，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字晉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於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

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閒。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鈎微摘隱，悉得其良鷲，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乍遇切寨偏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進閒。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臥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恤？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尙不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於襄邑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

君英悟天縱，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日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暫爲岐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卽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

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爰，殊早亡。純仁謀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驚，忽英名不隱兮何足歎！嗚呼

臚舉事實，無一阿私。

【註釋】【僕】官公自稱也。【天聖】宋仁宗年號。【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吳縣人。【海陵】今江蘇泰縣。

【文館】帝祕閣校理。仲淹以學疎，嘗爲秘閣校理，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仲淹爲執節，無所佞。【籍籍】聲名多。

也。百人多稱其文章。【典】守也。【安定胡璣】字異，海陵人。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後爲湖州教授，政經義治事，書以課士，學

者稱安定先生。【寶元】仁宗年號。【西戎叛】指西夏趙元昊。【皆不出兵間】言節旄所駐，無一非邊防喫緊處也。

【環】宋州，治今甘肅環縣。【慶】宋州，治今甘肅慶陽縣。【馬鋪寨】初名後橋寨，後爲大順城，在慶陽北百五十里。【以議

罷知政事】仁宗慶曆三年，以仲淹參知政事，官獨爲樞密副使。仲淹與堯同心輔政，夏竦等思有以傾之，會石人參記於湯，竇以行

伊周之事，竦乃使女奴陰習介齊，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需，且僞作介爲劄據廢立詔草，藉語上聞。仲淹與堯，恐不自安，悉閉契丹

伐夏，遂請行邊。【邊巡】行不逾也。【鄧】今河南鄧縣。仲淹於慶曆五年，罷知鄧州，以疾請鄧州。【許昌】今河南許昌縣。

【襄邑】在今河南睢縣西。【純仁】字堯夫，累官尙書僕射，中書侍郎，卒贈忠宣，追封許國公。著有文集五十卷。【守將作監

主簿】官之署理者曰守，言非實任，而聽視之也。將作監，官名，掌營造宮室。主簿，管理文書簿籍，各署皆有之。【長葛】今河南長

葛縣。【一命而晝】言限於一命之榮，不再遷官也。【鸞】勳也。報已讐者，言天之報施，已虧缺也。

瀧岡阡表

瀧岡，在今江西永豐縣，去廬陵縣（今吉安）約一百二十里。墓道曰阡，立石以示表異曰表。

歐陽修

見序跋

嗚呼！惟我皇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

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去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

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

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上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修表。

一字一句，俱從至性中流出；此與李密陳情表、昌黎祭十二郎文、震川先妣事略，同爲天地古今有數文字。

【註釋】【皇考】（禮記）紀死曰考。【崇公】惟父錫爵崇國公。【卜吉】卜吉地而葬也。【太夫人】修母鄭氏。修幼

吟，每妻獲以教之。【母以是爲我果】既壽詩云：「多財爲患書。」蓋悉男子孫失能也。【一隴】墾田畝也。【開御酒

食】間，有時也。御，通也。用也。【適然】猶言偶然。【官書】治獄之職書也。【歲行在戊】謂逢建戌之年。【威平】宋真

宗年號。【道州】今湖南道縣。【判官】宋初宰相出典州曰判，其後州皆置判，遂通稱判官。【酒】今安徽泗縣。【綿】今

四川綿陽縣。【推官】專理刑事之官。【秦州】今江蘇秦縣。【沙溪】在江西永豐縣境。【羅昌】今河南宜陽縣。【樂

安】今安徽霍山縣。【安康】今陝西安康縣。【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夷陵】今湖北宜昌縣。【龍圖閣直學士】

宋官，掌制誥等。【南京】宋南京今河南開封縣。【入副樞密】言爲樞密副使也。樞密使，佐天子執兵政，副使爲之貳。【參

政事】言爲參知政事也。掌副宰相，職大政，參庶務。【登二府】即謂入副樞密並參政事也。宋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

號爲二府。【嘉祐】宋仁宗年號。【逢國大慶】謂皇室有喜慶事也。【加寵錫】謂加官號也。【三朝】仁宗、英宗、神宗。

【熙寧】神宗年號。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

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謝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去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殮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其治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去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

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勲也。」若此，予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歟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就請銘之文，略施剪裁，便爾成此。妙在不漏一事，不贅一辭，而先後輕重，位置得序，風神駘蕩，猶其餘事。

【註釋】【慶曆】宋仁宗年號。

【宛陵】今安徽宣城縣。

【梅聖俞】名聖俞，宣城宣城人。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

書成，未幾而卒。獨唐書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吳興】今浙江吳興縣。梅氏曾監湖州稅。

【謝澹】高麗

人有文行，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

【謝希深】謝諱，字希深，壽子。舉進士甲科，爲兵部員外郎。有文集五十卷。

【螿】蟲名，有

赤脚黃脚二種，飛集田間，食禾立盡。

【西兵未解】慶曆元年二月，元昊寇開州，八月陷魏州，二年四月，元昊大掠滑州。滑州登州，

俱陝西境，故曰西兵。

【南陽縣君】南陽，今河南南陽縣，婦人封號曰君。

【高郵】今江蘇高郵縣。

【潤州】隋置，宋改鎮江。

軍，後升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縣。【京口】即鎮江縣治。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_乞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變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

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

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

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聲去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曼卿豪爽自放，齋志長暝，得此文表之，庶幾不朽。

【註釋】

【幽州入於契丹】幽州，唐置，治今河北大興縣西南。石敬瑭篡唐，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幽州其一也。契丹，東胡種。

五代時始強，據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蒙古之地。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閉走】言從閉道去也。【宋

州】治今河南南邱縣南，後升爲應天府。

【康定】仁宗年號。

【皆補奉職】宋史石延年傳：累舉進士不中，眞宗錄二舉進

士，以爲三班奉職。(案)三班奉職，官名，宋時武職官，分爲三班：曰東班、西班、橫班；三班奉職，爲武階之最下者。【張文節公】名知白，字用晦，涪州清油人。【晏然】驚起鶴。【濟州金鄉縣】金鄉縣，宋濟州屬，今屬山東省。【乾寧軍】宋太平興國七年，於涪州永安縣置乾寧軍及乾寧縣，今河北青縣治。【永安】宋縣，治今河南寧縣西南。【永靜軍】五代明爲定遠軍，宋爲永靜軍，治今河北東光縣。【海州】治今江蘇東海縣。【莊獻明肅太后】真宗后劉氏。【范諷】字補之，以護漕將作監主簿，官至龍圖閣學士。【德明】契丹主。【元昊】西夏主。【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視世事，無不可爲，表面觀之，似乎疎略。【太清】太清縣，北魏置，有二：一在今山西壽陽縣北，一在今安徽鳳陽縣境。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安石

見序跋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纈，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案效愷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註，一至訟庭；及著入械，同註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

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去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

看似庸言庸行，而自覺難能可貴；俗尙澆薄，須得此種人挽回之。

【註釋】【緘】緘也。【屬】付託也。【警效】莊子徐無鬼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警效吾君之朝乎。按警效，言笑也。經

曰警，重曰效。【嘗有所註】謂嘗以註縶而爲公家所拘也。【經孝宗】吳之弟子。【治平】宋英宗年號。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命)字裕之，號澠山，秀容人。七歲能詩，及長，博貫經史百家。第進士，官至尙書左員外郎。詩文備有衆體，蔚爲一代宗工。著有澠山集四十卷，中州集十卷，唐詩鼓吹十卷。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

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

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

盡，閭巷閒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凌暴，無復人紀。女資

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

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

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宵，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

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揚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

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嗚呼！政之姊，哭狗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斬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媿。女孝且烈，金源得此，爲不亡矣。作者表章之，不遺餘力。

【註釋】

【五臺】今山西五臺縣。

【聶天驥】

（《金史聶天驥傳》）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宣宗遜歸德，天驥留汴

中，相立變，被創甚，十餘日死。人訖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踐歷省臺，若素官然。

【壬辰之冬二句】（《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十二月庚子，上發南京，幸莊，至開陽門外。是日，鞏昌元帥完顏忽剌虎來自金昌，爲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隧，不可往，東行之議遂

決。按是年爲壬辰也。【汴梁】今河南開封縣。【崔立】（《金史崔立傳》）立，將陵人。少貧，嘗爲寺僧，負銀鼓，竊港過領太原知府，性

淫放，常思亂。天興二年，帥甲卒二百，擅省門爲變。【二相】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奴申，與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

完顏習烈阿不也。崔立慮其黨，先殺河下，次殺奴申。見《金史完顏奴申傳》。【省中】即禁中。漢元帝后王氏父名禁，故設禁中爲省中。

【封】說文，割也。

【京城食盡】京城，汴京也。（《金史完顏奴申傳》）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餓殍，婦士女多行

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貧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

【噪】血洗貌。

【絕脰】（史記田單傳）自奮

絕脰而死，接脰，頸項也。

【子政】（金史烏古孫仲端傳）仲端本名卜古，字子正。哀宗將遷壽春，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樞親

府事，留守汴京。完兵圍汴急，仲端自縊，其妻亦焚死。明日，崔立變，接政，金史作正。

【大用】（金史亦達府傳）亦達府，字大用，上

京人。正大元年五月，拜尙書右丞，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誰陽慟哭，以弓絃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生一子，名暹，七，沒於兵間。

【仲甯】（金史烏古孫奴申傳）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姜誦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阿虎帶，字仲甯。【仲平】（金史烏古

孫奴申傳）阿虎帶，自縊死之日，戶部尙書完顏珠頤亦自縊死。珠頤，字仲平。【德輝】大理姜滿德輝，見同上。【阿徹】右副點檢

完顏阿徹也，見同上。【道遠】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崔立之變，自縊死。見（金史本傳）。【仁卿】（金史

蒲察琦傳）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隴州信陽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崔立變後，令易巾帶。琦曰：「今日易巾帶，在

京人皆可，獨琦不可。」至家自縊。【忙哥】完顏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元兵所攻，染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箇，兵退而

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順。及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一經同縊。一婢從。見（金史溫特罕氏傳）。【伯祥】

烏古論伯祥，朝貢中聲譽籍甚。其妹烏古論氏，當崔立之變，亦自縊。見（金史烏古論氏傳）。【長樂妻明秀】（金史列女傳）蒲察

氏，字明秀，鄆州人，納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崔立之變，與家人訣曰：「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遂自縊。時年二十七。【伯

揚夫人】（金史完顏素蘭傳）素蘭一名翼，字伯揚。父（素蘭妻）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附身，以辱吾夫乎？」即自縊於室。

【一目二句】（宋史）按此謂國家之綱紀。一日者，綱之一目也，非耳目之目。

【葵政二句】（魏國時，濮陽梁仲子，與陳相決果有隙，欲報之，附職人再政政勇放，乃奉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政以母在不許。及母死，獨

行仗劍刺殺侯景，因自披圍抉目而死。暴尸於市，鬻其髮。其姊空聞而往哭曰：「是漢政也。妾奈何長沒身之跡，而沒賢弟之名。」遂死於尸傍。

【隴】墓道，自平地陂陀下斜以入墓者曰隴。

【莫斬二句】百天之所斬以與人者，經過於名，雖以爲榮也。

【末四句】百天不以名與士大夫，而以與孝女，使余爲之愧也。界與也。

孝子田君墓表

劉 因 見齊禮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閒，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閒，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

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閒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地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閒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閒，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於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

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慙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考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

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藥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

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逢無一言之記，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尙忍不銘君也哉。

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

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繫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子，孰獨匪人？

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有與天地相始終者存。靜修此文，爲田孝子作，實不僅爲田孝子作。

【註釋】「余夫此而已」謂終全其所以參天地及與天地相始終者。【禽視鳥息】（曹植求自試表）「禽視鳥息，終於

白首。」猶言如禽鳥之儉生也。【貞祐】金宣宗年號。【保州】金屬中鄴路，治清苑縣。【清苑】今河北縣名。【安肅】金

屬中鄴路，今河北徐水縣。【元公】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見前漢孝女墓銘。【郝公】郝經，陵川人，仕元爲翰林侍讀學士，充信

國使使宋，被留不屈，居十六年歸。著文集凡百餘卷。【易水】水名，有三，皆出今河北易縣。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今之

白澗河，卽武水；在定興西爲沙河，入於中易者曰北易，卽灤水；迤徐水匯安新爲資河者曰南易。【佩金符】《金史》百官符制，收

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蓋金牌以授萬戶，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魯所佩也。【裴氏女寅】寅蓋嫁裴

氏。【淵冰句】《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按歸全者，謂完全而死也。【有榮二句】言孝子自有可以存者，不係於榮然之區也。【有園二句】碑石首端形四。二句蓋言石不足以存孝子，而文則足以使後人知所敬仰也。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諸葛亮，字孔明，陽都人。漢末，避亂於隆中，躬耕自給，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樂，獨先

主凡三顧草廬，亮乃見，略陳天下指足之勢，及即位，拜丞相，封武鄉侯，卒諡忠武，從祀孔廟。有文集行世。○文心雕龍碑銘曰：『碑者，梓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擇位，故曰碑也。』歐陽修曰：『後漢以來，始有家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張時徹

（明）字惟靜，號東沙，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由武都改儀曹，擢學憲，累官南軍兵部尚書，以倭人入寇歸，寄

情文酒，而不忘用世之志。所著有芝園集九十六卷，編皇明文錄六十八卷。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閉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旣得，謀成掌中，

光啟雄圖，上延絕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郾
乎鎬，結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貴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施設，拳
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遠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
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
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彊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
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畔，動有成算。八陣
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於國中，風聲振於徼外；
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爲
神，』其然乎？其然乎？

成都故有專祠，旣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梁伯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

專何崇？不崇何稱？去聲庸已諸昔，孔發如仁之歎，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蠱如也；而獨於侯之斬，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尙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曷躬畔南陽乎？曷龍潛於淵，弗騰弗驥乎？曷四海鼎沸，如蠅通如蟻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讎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且且助且勤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旣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隕，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遷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鞠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於匡乎？

寫出武侯心事，確非三代以下之臣，可抵一篇傳贊。

【註釋】【播】遷也。【怙】恃也。【擯】專擅也。【席父兄之業】席父堅，字文臺，兄策，字伯符，歷於漢獻帝時起兵討董卓，又受袁術命，征荊州劉表，爲表將黃祖之軍士所殺，策收其餘兵，渡江轉戰，所向皆破，遂定江東之地。【非望】非分之望。【昭

烈】劉漢先主，昭烈。【一旅】五百人爲旅。【開關困踣】言備方開關奔走，困仆而不能自振也。【詩小雅】「開關車之轟

令。」開關，車聲也。言設寨而車之轟與軸，相切成聲也。【如林】（詩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多也。【草廬三顧】

劉備用徐庶言，三顧而始見。【帝室之胄】劉備爲中山靖王之後，漢宗室也。【雲雨】（三國志）周瑜曰：「劉備非久居爲人用

者，恐較難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獻帝】名修，靈帝子，時獻帝已死，故爲發喪。【曹瞞】曹操小字阿瞞。【鄭鑄】鄭今陝

西鄭縣，今陝西長安縣西。馬武王臂色於此，謂之西鄭。【伊洛】二水名，並在河南省。【吳會】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

郡。【侯之言】即與備初見時之言也。見三國蜀志本傳。【蹻】革履也。【若遠小嫌五句】遠，遠反也。若遠小嫌而

不言，則順承上意而不違反，則必曠職關事，多致損失矣。不知違反而得中，不齊殊王之賜也。按若遠小嫌至可少過矣。見三國蜀志董

和傳。【元直】徐庶，字元直，潁川長社人。母爲曹操所獲，遂歸操，母自縊死，終身不爲操設一謀。亮稱之曰：「人心皆不能盡，惟元直

處茲不惑，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則亮可少過矣。」【幼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生定蜀，和爲軍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

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庶可贊否，共爲歡交。參署七年，事有不遜，至於十反相啓告。【紐】系也。【薦駕戎車】薦，順

仍之意，指其屢次出師也。【仲達生走】亮死，司馬懿不敢追，百姓爲之謬曰：「死諸葛亮生仲達。」【平立死悲】李平

立，何爲武侯所擊，平聞亮卒，發病死。立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伊呂】伊尹、呂尚。【張弛】（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

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按弛，弓解也。張弓弦也。喻治國者之操縱。【築室反耕】（左傳）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註）築室

於宋分兵歸田，示毋去志也。

【八陣之圖】

武侯作八陣圖在今四川奉節縣西南七里，聚石爲之，高五尺，廣十圍，凡六十四象。

今猶存。

【流馬之運】

武侯作木牛流馬以運糧，古所未有也。

【徼外】

邊塞之外。【梁益】

蜀漢二州名，今四川全省及雲南北境。梁州治漢中，領郡十；漢中、廣漢、巴、梓潼、涪陵、巴西、巴西、宕渠、陰平、武都、益州治成都，領郡十二。蜀漢爲故山，魏晉梓潼、永昌、江

陽、嘉陵、朱提、牂牁、廣南、興古。

【樂谷】

未詳，或即柏谷。按柏谷在河南靈寶縣西南。【如仁】

（晉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濟

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如其仁，言雖如其仁者。【勿窮】

（詩召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集傳）後人思召伯之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鬼伯】

（古詩里曲）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躊躇。【翼】

（晉書）翼也，成也。【劉王】

名讓，字中立，舉避多賢王，讓楊尤賢明，喜儒術，嘉靖十五年，賜勅嘉獎。【浣溪】

即浣花溪，在四川成都縣西。【裴晉公】

唐裴度，字中立，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兵討平燕察，策勳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諡文忠，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蜘蛛】

（詩大雅）如蜘蛛，如沸如羹。（註）蜘蛛也。按育其解如蜘蛛之鳴也。【魚水】

（三國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寶】

誠也。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俄而亮卒。

【墟落相望】

言祠廟之多也。

弟婦王氏墓誌銘

唐順之

（明）字應德，武進人。嘉靖間，以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卒於官。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史纂左編文編六十四卷。

弟婦姓王氏，尙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予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予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予儒生家所尙，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裘同上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工古通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辛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予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予妻莊，稱之曰：『吾嬖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嬖閒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予弟三載，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卽以後嗣爲急。偶予弟從予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予弟靳靳以年始弱冠，厚去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

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去予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使其妾得以時御，而不以已故妨之。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

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言，恨其不爲男子。予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口妒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予弟夫婦閒，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予父宦於外，予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勸予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予弟能

知強聲上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缺與錄○與其閒，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妒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附附於其姑予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

詩詠終斯，誥誥華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家庭瑣事，縷列無遺。其極力表章處，慘淡經營，深見良工心苦；若論天趣，終讓

震川。

【註釋】

【王文肅】名克敏，山西大寧人。由部裏廉訪使，入爲吏部尙書，梁傳至淮安，梁馬，居吳中幾尚。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年五十九，卽謝老。卒諡文肅。

【應天】明府，卽今南京市及江寧縣地。

【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珥】耳飾也。

【裝】詩衛風衣錦裝衣，(蓬)禪也，今之冠衣也。【中饋】妻任之事。【女紅】鍼黹也。(漢書)錦繡滿室，青女紅者。

【拮】(說文)手口共有所作也。【勤生】言勤於治生也。【媿】長髮爲媿，介婦爲媿，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媿。【媿】夫弟之妻。

【滌】孫也。【姆】弟妻謂夫之媿曰姆。【半胎】胎未成熟，小產也。【宜典】今江蘇宜興縣。【斬斬】罔也。【御】進

也，侍也。【總總】亦作縱縱，急避避事貌。(禮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媿】忌嫉也。【過勤】言過失之舉動也。【薰染

使然】言爲兄所感化。【從臾】勸也。【附】附葬也。【兆】葬墓界域也。【洗洗板板】洗洗，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詩

周南)韋荊羽，洗洗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小序)韋荊，后妃子孫衆多也。

寒花葬志 寒花，婢名。○墓志之外，更有所謂塋誌、葬誌、權厝誌、望石誌之類，皆與墓誌相似。

歸有光 見傳狀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

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如劣火，煑茗體作薺齊讀作熟，婢削之

盈甌。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上聲

卽飯，目眶區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葬一婢耳，直無事可說，作者追憶出兩件事來，描寫慇懃，活現紙上，初學解此，便不入艱窘一路矣。

【註釋】【魏孺人】先生元配魏氏，光祿寺典簿序之女，太學生希明之女弟也。【腰】古者嫁女，以經婦爲腰。（公羊傳）請俟

娶一國，則二國往腰之，以經婦從。按此謂送嫁婢也。【不卒】不終也。【髮】眉髮爲鬢也。【勦齋】今之地梁，古之臯也，見

爾雅。此音紫，勦齊，亦俗呼也。【甌】小盆也。【甌】巨甌也。【冉冉】踴躍。

女二二壙志

歸有光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尙躍入余懷中也。旣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卻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余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

城武公之墓。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真摯之語，不可多得。

【註釋】「光福山」在江蘇吳縣西南，與郭尉山同體相屬，山下有光福鎮。【晡】未時也。【城武公】名鳳，有光之曾祖也。

五人墓碑記

墓在今江蘇吳縣虎邱山壙。○凡碑後之無韻語者，卽碑記也。然古無此稱，第謂之碑而已。後人始有碑記之名，亦有名爲碑記而後復係以詩銘者，此變體也。

張溥

溥（明）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齊名。崇禎四年，第進士，改應吉士。以舉親乞假歸，讀書不復出。集四方名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聲勢大盛，執政惡黨人，幾得禍。年四十卒。著有史論等書。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闡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聲去者歟！獨五人之皦皦，彼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提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衆救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溷上，藩以爲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榮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僇衆。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嘉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互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

伍之閒，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遠，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病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人乃編氓耳。大義激發，視死如歸，俛視毛一鷲輩，直狗彘之不若。文之淋漓

盡致字向紙上皆軒昂。

【註釋】**【裴洲周公】**周頤，字景文，鄆州其魏也，吳縣人。萬曆發進士。天啓中，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乞假歸。歲大中被逐，道吳門，顧昌出饒，與同臥起，並於旂府前請使忠賢。旂歸告，因被逮，教之獄中。

【魏闈廢祠】魏闈，指魏忠賢。毛一鷺，建生祠於虎邱山，名普應祠。

【繳繳】尤明不減貌。**【丁卯】**萬曆天啓七年。**【吾社】**指復社。**【行爲士先】**行誼高出於士者。

【聲義】聲揚其義也。**【緹騎】**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騎，謂赤衣馬隊也。執金吾，官名，主撻姦執捕。故後世逮治犯人之官役，均稱緹騎。明帥衣衛校尉，掌逮捕強官罪犯也。

【扶掖】掖也。**【大中丞】**巡撫也。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一曰中丞。明時命副都御史，或命都御史，出任巡撫，故云。**【魏之私人】**巡撫毛一鷺，忠賢黨。

【潤澤】潤也。晉書左思傳，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僕】**同僮。六書統，馮高衆立貌。**【脰】**項也。**【函】**封合也。謂以縲絏之，使頭皮相接也。

【生於縲伍之間】佩在等皆市人。文元，顧順昌與姓也。編伍，謂平民編入戶口籍者。**【矯詔】**言魏闈僞託天子之詔以逮人。**【鉤黨】**謂相率引爲黨也。後漢書靈帝紀，制詔州郡，大舉鉤黨。

【株治】謂株連而治也。**【非常之謀】**謂篡竊也。燕宗廟，遣詔以弟信王嗣位，崔呈秀與魏忠賢密謀久之，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聖人】指莊烈帝。**【投繯】**莊烈帝即位，安置忠賢於鳳陽，行至河北阜城，與李朝欽皆賜死。

【今之高爵顯位六旬】寫闈黨敗後之情形。明史莊烈帝紀，二年正月，定建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贈諡】莊烈帝即位，贈顧昌太常，官其一子，復以禮式葬餘諸臣，諡忠貞。**【扼腕】**握手歎惜之狀。

【問卿】周書，「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後世因借稱太僕爲問卿。

【因之吳公】名雙，吳江人。萬曆時，官太僕少卿。**【文起文公】**名震孟，許昌布衣，傳小傳。**【孟長姚公】**名希孟，復孟之甥也。萬曆進士，與嚴至同特請薦，爲闈黨所排。

雜記

竹樓記

竹樓，在湖北黃岡縣治西北城上。

王禹偁

（宋）字元之，鉅野人。太宗朝，以進士爲右拾遺，遷翰林學士。嘗歌頌拱宸，及樂或十策。著有五代史闕文一卷。

小畜集三十卷，行於世。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傳竹工破之，剝枯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

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堞圯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

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闕遼窈，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

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如

爭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遺世慮。江

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

居之勝槩概同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臺麗譙樓，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概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註釋】【刻】削也。【陶】製爲瓦器者曰陶。【雉堞】城上女牆也。【圮】廢也。【藜莠】草蟲貌。【月波樓】

在縣城上。（禹傳月波樓詩序）月波之名，不知得於誰氏，圖經故老，皆無聞焉。因作古詩一首，陷於權壁，庶使茲樓之名，得與時俱不泯

也。【瀨】瀨也，謂水勢湍急之處。【閔】憂也。【負】遺也。【瀑布】山中懸水下瀉，遠望如布，曰瀑布。【丁丁】《詩經》

伐木丁丁，此借以形容棋聲。【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禮記

有投壺禮。【鶴氅】折鳥羽爲裘也。晉書王恭傳：嘗著鶴氅裘，沙雪而行，王規察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華陽巾】

曩時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巾或其遺製也。【瀟居】咸平元年，禹偁與修太風宮，直齋其事，出知黃州。嘗作三題，欲以見志。

【齊雲】（白居易齊雲樓晚望詩）「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樓在蘇州，唐曹恭王建。【落星】（金陵地理記）「吳嘉禾元年，

於桂林苑中路鳳山，起三層重樓，名曰落星樓。」案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北，吳大帝建。【井幹】（史記武帝紀）「天子作建章宮，乃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聳造相屬焉。」（註）「築累萬木，轉相交入如井幹。」案井幹，井上木欄也。【麗譙】（魏武有樓，名麗

譙，見《白帖》）【騷人】（騷詩人也。）（李白詩）「正解何徵花，哀怨起騷人。」【稔】（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爲一稔，故穀一熟也。【至

道】宋太宗年號。乙未，至道元年也。【出隄上】（孝章皇后崩，遷梓宮於故燕長公主宮第，羣臣不成服。高僧與將言，曰：「晉母儀天

下，當避川舊禮。坐勝曲，雖知豫州。今安豫縣。」【移廣陵】時有言：「高僧買馬，虧信者，帝以馬信却李繼遷，馬五匹，必不虧一馬

價，移知揚州，事在至道二年。廣陵，宋隸淮南東路揚州，即今江蘇江都縣。【又入西掖】真宗即位，上疏言五事，召還，復知制誥。西

掖，中書省也。【戊戌】宋眞宗咸平元年。【齊安】即黃州也。今黃岡縣西有齊安縣，縣北有齊安鎮。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見序跋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郟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

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

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

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

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翱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

「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日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

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入，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論人才於五代，彥章自應首屈一指。文之表章彥章處，意固不在彥章；讀至古之名將一段，而後知其本旨所在矣。

【註釋】【太師】官名，三公之最尊者。【鄆州壽張】今山東壽縣縣。【梁】宋徽宗時，國號梁。

【宣義軍節度使】宣義軍，治今河南許縣。節度使，爲唐代領兵之官。【以身死國】彥章爲官所擒，不屈死。【鄆州管城】今河南鄆縣縣治。

【天福】晉高祖年號。【梁晉之爭數百戰】晉謂後唐莊宗初封晉王，故稱晉。

【莊宗】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爲晉王克用長子。克用死，存勗自立，旋登帝位。彥章嘗心輔晉王，謂位後，未即改元，至五年始改也。

【趙巖】常州人，與張漢傑等擅權用事。【大臣】如宰相叢彥等是。【自必】必，專也。

【十有三君】後梁太祖溫，末帝瑒；後唐莊宗存勗，明宗嗣瑑，廢帝從珂；後晉高祖敬瑄，出帝重貴；後漢高祖暉，隱帝承祐；後周太祖威，世宗榮，恭帝宗閔。

【五易國】梁、唐、晉、漢、周。

【八姓】梁，朱姓；唐，李姓；晉，石姓；漢，劉姓；周，郭姓。唐明宗本胡人，爲克用養子，雖無姓氏，實非李姓。廢帝爲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周世宗爲太祖養子，本姓柴氏。

【善善惡惡】謂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也。【舊史】舊五代史，爲宋薛居正等編，其

一百五十卷。【康定】仁宗年號。【節度判官】宋時節度使，有判官，管僚屬，以判公事。【滑】今河南滑縣。【德勝之】

戰】德勝，地名，爲河津之要。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鉞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塞，皆在今河北滹陽縣。其北城，即今縣治，南城

後圯於水。彦章既受命，期以三日破賊，臨兩日，至滑州，引精兵數千趨德勝，率饋燒斷之，因以巨斧斷浮橋，急擊南城破之，連三日。

【用笏畫山川】德勝之戰，宋帝以彦章爲招討使，以張副之。張陰與趙鼎等相結，及破南城，彦章與張各爲捷書以聞，張遣人告張

等匪彥章書，而上已書。張等又毀彥章於內，遂罷彥章，以張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張諷有司劾彥章

不恭，劾同第。【段凝】開封人，初名明遠，後更名凝。【保嬰】天子之衛兵。

【中都】唐縣，今山東汶上縣。【魏】五代州，今

河北大名縣。【元昊】趙德明之子，於仁宗時，殺其叔父山遇，遂反。【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

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區區如此】言注意於小者如此也。

滄浪亭記

亭在今江蘇吳縣城內郡學之南。

蘇舜欽

（宋）字子美，梓州涪山人。少有大志，好爲古文，弱冠上書，極言時政，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後去官，

寓吳中，有蘇學士集十六卷。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

酒去

舍以處。時盛夏蒸煥，

郁土

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

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面皆水也。杠江之南其地益闢，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
「坳」隆勝執，同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新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殊利害相磨戛，指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於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

焉。

放廢之餘，借此自遣，極沖曠語，正是極牢騷語，是亦有意摹柳者。

【註釋】【罪廢】子美以宴會事，免職爲民，詳見蘇氏文集敘註。【吳中】卽今吳縣。【傲】賁也。【蒸煖】煖，暑也。

【郡學】卽舊時蘇州府學宮。【縱廣函五十六尋】八尺曰尋。縱指直而言，函指橫而言。函，同涵，包涵也。【杠】小橋也。

【虧蔽】虧，缺也。蔽，障也。言林木之或缺或滿也。【錢氏】吳越王錢鏐也。至宋太祖時，嗣位名徹者，納土入朝，國亡。【孫承祐】

錢唐人，忠正，假納其女兒爲妃，因擢處要職。【塲陞勝執】塲，宜下也。陞，高也。勝執，形勝之勢。【裴回】與徘徊同。【碣】

曲岸也。【榜】送船也。【幅巾】（後漢鮑永傳）永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註）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

也。【汨汨】浮沈也。【鑄錢】六銖爲鑄，二十四銖爲兩，言小利也。【憂】憂之憂者。【情橫於內六句】情不觸物，則不

發，而性亦不露，故假外物以遺之。及既陷溺於外物，則皆以爲非者，今且以爲是，習非勝是，而忽移易之，故憂苦而不能自遣。【沃

然】猶昭然也。【笑闕】闕，悲也。是旁觀口氣。【結末二句】大意言游觀之事，未能忘情，故以清浪爲磨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撫州，見洪澤傳。顏魯公，名真，字清臣，唐臨沂人，事詳文中。

曾鞏見傳狀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明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

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

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發同願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今天子嘉祐元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就事實爲波瀾，層次井然，頓挫盡致。子固文以謹嚴勝，讀此可見一斑。

【註釋】

【贈司徒魯郡顏公】真卿以討安祿山功，封魯國公。及卒，贈司徒，諡文忠。

【從父兄】伯叔父之子也。

【杲

卿】字斯之。玄宗時，爲常山太守，起兵討安祿山。爲祿山所執，誓死不降。

【杲楊國忠】御史吉溫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謫貶州。時

真卿爲殿中侍御史，言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瓊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卒，原今山東平原縣。

【策安祿山

必反】祿山，唐營州胡城胡也。初名阿荊山，又作亂荊山。從母適安氏，冒姓安，更名祿山。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時逆賊已

弊，真卿知其必反，陽託霖雨，增障澤隨，料才壯，儲唐誠，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果以爲書生，不防之。

【潼關】關名，

即今陝西潼關縣治。歷代皆爲要地，平原在東，潼關在西，故足以撼祿山之勢。

【撓】阻也。

【在肅宗時】肅宗時，真卿爲御史

大夫，於軍國之事，知無不言。時帝在靈武，方朝廷草創，不暇給，而真卿治事如平日，百官肅然。爲宰相所忌，出爲滎陽太守，轉滑州刺史。

【唐旻所構】公山蒲州刺史，爲御史中丞旻所構，貶睦州刺史。

【李輔國】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首率百僚上表問

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元載】代宗時，真卿爲尚書右丞。時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真卿

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載深銜之。載請百官欲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

後上聞，真卿又被謫之。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勝券，貶峽州刺史。

【楊炎數句】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

乘璽儀仗，楊炎惡之，改太子少傅，外示崇禮，實去其權。盧杞復忌之，使論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曰：「相公先中丞，傳

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恐不相容乎？」杞憂然下拜，愈益恨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請真卿使諭之，可不

勞節而定。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初想其言二句】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慶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

拂衣去。希烈大恚，兩使圍以等皆真卿曰：「有詔。」真卿問使者：「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

。」遂殺之。【天寶】玄宗年號。【土門】地名，唐置，在河北獲鹿縣之西十里。嶽山嶺其將李欽湊等守此，某卿設謀殺之。土門

既閉，十七郡同日露順，共推真卿爲帥。【自此至公歿數句】真卿身歷四朝，自安史亂後，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等相繼執政，

天下日趨於弊，而藩鎮強盛，日侵爲寶臣子請留後，不許，遣舉兵反。朱滔朱泚李希烈等，亦相繼叛，致德宗出奔奉天，及遷州。唐之宗社，

不絕如縷。【遂死】遂，猶成也。謂成就其死也。【雜於神仙浮圖之說】真卿工書法，所書碑，亦以涉於釋老者爲多，如麻姑

仙壇記，千佛尊碑等甚多。真卿死後，其僕有見於長安來國中者，因相傳爲神仙尸解云。【據頓】據，搯也。頓，困頓也。【伯夷三

句】（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任，以天下爲己責也。【回隱】回旋而隱也。【邵夫

不可以事君】（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殺身成仁】（論

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多贊美之意。【嘉祐】仁宗年號。【親炙】（孟子）悅於親炙之者乎。（註）親

炙，謂親近而薰炙之也。

木假山記

木經水所激射，蟲所齧食，其狀若山，故曰木假山，明尤實於巖壘，而爲之記。

蘇洵

見前序

木之生，或蘖^泉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食沙之閒，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泉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浴，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閒，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

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

余見中峯魁岸鋸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切遂及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升沈遇合，許多感慨，借木假山自況。中峯有以服其二峯，二峯亦不阿附中峯，風骨凜然，三蘇之小影也。

【註釋】【蕤】芽之旁出者也。【錫】短折不成曰錫。【拱】兩手合持曰拱（左傳僖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爲人所材】言人以其材爲可用也。【湍】急流也。【澗】水厓也。【魁岸鋸肆】魁岸，高火貌，露也。肆，放也。恣也。誦肆，有居高臨下之意象。【莊栗刻削】莊，莊敬也。栗，戒懼也。刻削，有峻厲之意象。下文欲云不可犯也。【岌然】高貌。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李當，字公擇，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中，爲右正言。時王安石方變法，當言其不便。嘗宗時，上言七事，拜御史中丞。少與兄弟讀書，虛山白石堂舍，既據第，留所鈔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官至兵部尚書。

蘇

軾

見序跋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解去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取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徒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

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古業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東書不觀，遊談無根二語，不啻爲後世學者痛下針砭。

〔註釋〕【五穀】五穀說各不同（周禮鄭註）以稻、黍、稷、粱爲五穀（禮月令）則是麻、黍、稷、粱、豆（管子）謂是黍、稷、粱、粟、豆（樂）

問)謂是麥、黍、稷、稻、豆。(楚辭王逸註)謂是稻、稷、麥、豆、麻。

【仁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語本易經。

【柱下史】官名。案猶柱下御史，其職如漢之侍御史。柱下，謂侍立殿柱之下也。周之老聃嘗爲之，聘後自柱下史轉爲守藏史。守藏史者，周藏書室之史也。孔子適周，曾問禮於老子。

【宣子】韓宣子名起。(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乃令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季札】吳王壽夢子，聘於魯，語觀周樂，因使工爲之歌。二南國風及雅頌。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上國】謂中國也。【左史倚相】左史，官名。倚相，人名。楚靈王稱爲良史，爲其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左傳昭公十三年。

【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索】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丘】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晉竹簡而代之以紙，蝌蚪變爲古文，古文變爲大小篆，大小篆變爲隸，隸變爲草，凡數變，而益趨於簡便。

【廬山五老峯】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鄒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山之最高處，爲五老峯，山石突兀，如五老人相對而立。

【咄咄】猶咄咄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靈壁，今安徽靈璧縣。(鳳陽府志)張氏園亭，在靈壁縣古汴水之邊。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

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檉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菓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

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在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

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園亭作記，不過鋪排景物及時行樂等話頭而已。茲就園地鄰汴著想，說出築園之意，寓有可仕可隱之理；先澤所存，借以勉勵其子孫，非僅泛泛執筆爲此也。

【註釋】【黃塵】（楊炯詩）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黃塵。【陂】澤部也，苦水曰陂。【蒼莽】蒼雜陵亂之意。【汴】汴水在

靈壁縣治南二十步，今涸。【修】長也。【蒨】蒨貌。【蒲葦】水草也。【蓮】荷也。【芡】在止水中，葉大而圓，平貼水面。

【荷】高二丈餘，花黃，實似大蠟，其材可爲細巧之器。【桐】高約三丈，花白，稱白桐，與梧桐油桐異。【檜】一名栝，俗謂之圓栝，葉

有二種：一爲針狀，一細如鱗。【柏】謂扁柏，高數丈，葉小如鱗，其材足供種種器具之用。【京洛】即雒陽也。古者多建都於此，故

稱。【茹】菜也。前漢書食貨志。菜茹有畦。【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吳興】今浙江吳興縣。【宋】即謂彭城。彭城，春秋

戰國屬宋，故稱。【汴泗】泗水支流，舊與汴水合。今之泗河，乃古泗水之上游也。【跬步】六尺曰步，半步曰跬。

諫院題名記

宋稱諫官之署曰諫院。

司馬光

見書後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二語洞中癥結。今之肅政諸公，當爲座右銘。

【註釋】「古者諫無官」，香風集：「每歲孟春，遣人以木縛狗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謂官以職言，師以道言，均宜

規正人君。即百工技藝之事，亦寓至理，可即其所得之理以規諫也。【漢興以來始置官】李覺諫大夫，家論議，無常員。漢屬光

祿勳，後漢改爲諫議大夫。見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天禧】真宗年號。宋史真宗紀：天禧元年，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

有急務，聽非時入對。【慶曆嘉祐】仁宗年號。

書襄城公主事

襄城，今河南襄城縣。公主，天子之女。古者天子嫁女諸侯，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見（初學記）。按周時天子之女稱王姬，周以前，亦不聞稱公主；同姓主婚，不見經傳。（史記）：公叔爲相，尙魏公主。是公主之稱，實始於戰國時代。公主云者，不過尊敬之辭耳，與文中自秦以來數語之益相扞。

王

回（宋）字彥深，陳留人。教行孝友，造次必稽古人，而不爲小廉曲謹。舉進士，後爲忠武軍節度使兼官，知南頓縣。及卒，曾鞏爲祥其文集。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旣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尙無恙，而太宗敕有司

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墻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槩啓。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旣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槩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

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禮同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配又字匹，曰尙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通於上，風

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效，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蓋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閒，可不謂賢哉！

隆君抑臣，秦以後變本加厲，作者書此一事，故是有爲而作。

【註釋】

【出降】猶言下嫁。【太常卿】太常，官名。秦置，漢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治至北齊，曰太常寺，有卿少卿各一

人，清代始廢。

【汾州】今山西汾陽縣。

【宋國公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好經術。歸唐，封宋國公。

【隋煬帝晉邸】隋

煬帝楊廣，初封晉王，邸第也。

【柴戟】有衣之戟。中絕古今註：或以木爲之，赤油鞘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柴戟。王公以下，通用以

爲前驅。按：行期以爲前驅，止期以施諸門。

【舅】（爾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

【二女】（列女傳）有虞二妃，

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踴躍忘慢。

【嬪】（書堯典）「嬪於虞。」嬪，婦也。謂嬪使

二女爲有虞氏之婦也。

【王姬】武王女姬，周姓。

【車服不繫其夫】（詩陸）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

王后一等而已。

【曷不肅離二句】見詩召南。註：肅，敬也。離，和也。曷，何也。往也。《疏》：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

事不敬和乎？

【申韓】申不害，韓非，皆善刑名法律之學。

【妃匹】妃，配也。（史記外戚世家）甚觀妃匹之愛。

【尙公主】

（前漢王吉傳）「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尙承皆卑下之名。

【諍】亂也。

新城遊北山記

新城，宋縣，今浙江新登縣。北山，即三貝山，亦名貝多山，俗呼官山，在縣北三十里。

晁補之

（宋）字無咎，鄆野人才氣飄逸，嗜學不倦，蘇軾稱其博辨簡偉，舉進士，以禮部郎中知河州。著有臨川集七十卷。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閒。旁皆大松，曲

者如蓋，直者如幢，

進

立者如人，臥者如蚪。

求

松下草閒有泉，沮洳

潤

伏見，墮石井，

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

彎

蜒

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

鶉

鶉，

欲

赤冠長喙，

俛而啄，磔

然

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

突

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

相

扶

攜而上，篁

籜

篠

小

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

履

來迎，與之

語，愕

而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

之

鼠繚繞，

乃得出。門牖相值，旣坐，山風颯

然

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子相顧而驚，不知

身之在何境也。且莫，

同

皆宿。

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閒梅棕同森然，如鬼魅類。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幽秀之境，可驚可愛，讀之惟恐其盡。文筆之生峭，似極意摹柳，而不襲其面目者。

【註釋】【幢】旌旗之屬。【蚪】龍子有角者。見說文。【沮洳】下濕之地。【鏘然】聒之似金聲也。【鴝鵒】即八

哥（歐陽修）五月五日，翦其舌端，使圓，飲令學語，能人言。【磔】裂也。比特狀其聲。【蹊】徑道也。【介然】狹小之貌。【石

嘴】石有孔竅，可以繫馬者。【篔簹】竹表也。【篠】細竹也。【如四五里】如者，約計之也。【躡】步之輕而捷也。【愕】

驚遽貌。【欄楯】闌干也。縱曰欄，橫曰楯。【蝸】蝸牛也。蝸鼠行不直，形容其房屋曲折。【門牖相值】牖，穿壁之窗也。相

值，門與窗之相接也。【媿】風聲也。（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至。【鈴鐸】均以金爲之，挂諸簷角者。【且莫】將暮也。【棕】

根節有毛，可製繩帶之類。【魅】魘魅也，木石之怪。【離立】（禮記曲禮）離坐離立。註：離，兩也。兩相懸謂之立。【突鬢】突

出鬢（詩經）「突而弁兮。」鬢，耳際之髮也。

五嶽祠盟記

岳

飛

(宋)字鵬舉，潯陰人。負氣節，好左氏春秋，誦吳兵法。靖康初，金人南侵，擢飲北狩，飛舉劾，誓以忠義報國。能以寡擊衆，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飛兵至朱仙鎮，金人懼，有解燕南之意。秦檜主和，遂詔班師，竟爲檜所殺。飛官至少保，遇害時年三十九。家屬流嶺外，朝野冤之。孝宗卽位，復其官爵，以禮改葬，追封鄂王，諡武穆。有忠武果及武穆遺

文一卷。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的帖}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寥寥數語，如見忠肝義膽。

【註釋】【板蕩】時經大難，有板蕩二篇，洩亂世也。沿用爲世亂之稱。

【河朔】黃河以北也。

【相臺】謂相州也。銅雀臺在

相州唐以後稱曰相澤。見《青館雜記》。按相州，卽今河南臨漳縣。

【總髮】束髮也。

【一旅】五百人爲旅。《左傳》有衆一旅。

【宜興建康之戰】

元朮攻常州，宜興合迎，飛兵屯房，四戰皆捷。元朮雖建康，飛敗伏於牛頭山，大破之。宜興，今江蘇宜興縣。建康，

今南京市江寧縣地。

【喋血】血流貌。

【二聖】徽宗、二宗。

【取故地上版圖】謂克復舊時之地，使重入版圖也。

【奠

枕】奠，定也。奠枕，猶高枕無憂之意。

武夷精舍記

武夷，山名，在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仙霞山脈之起頂也。相傳彭祖隱居此山，有子二人，曰武曰夷，相之

故名武夷。又云昔有仙人武夷君居此，故名。精舍遺址，今建朱紫閣祠，在武夷五曲隱屏山下。

韓元吉

（宋）字無咎，潁川人。紹興間，知建陽縣，遷守建州。表率端莊，廣設學校，官至吏部尙書。著有南澗甲乙集二十

二卷。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

節

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

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歸

明

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可望而

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

退

如

骨在焉。谿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崖側巨

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杭谿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

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徒倚而不忍去。

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

開

鷗，孤

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

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谿之窮，僅爲一廬，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彘牛，已迫曠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谿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爲宦於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

吾友朱元晦居於五天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爲元晦之私也。余每媿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谿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

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舂水，錘通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作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余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後，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爲我記之。」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逖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顛，而誦言于舞雩子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聲上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記。

首段寫武夷之勝，中幅恨游興之未暢，入後羨元晦之獨私所有，而推本聖道，不廢游息。文章亦澹宕夷猶，嗣響六一。

【註釋】【閩粵】亦作閩越，今福建，本周時七閩地，後爲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盤礴】廣大之貌，整一作鑿。【自漢以來

見于祀事】武夷山下有宮，曰神祐萬年宮，蓋漢設壇處。宋梅儼詩：「漢壇秋辭殿，曾祀武夷君。」【巖然】高大貌。【弁】冠也。

【磴】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避秦而仙】世傳魏王子喬城擅川時，有瓊液劍景等十二人受地爲嵬，復皆避秦而仙。見雜寧

府志。【蛟骨】謂其仙去所脫之骨也。武夷山上小巖峯，有黃心木函，藏十三仙脫。【谿出其下】谿即九曲溪，武夷山中溪也。

發源三保山，流入大溪，溪曲折，深高澗潭，淺爲澗溝，激澗激澗，各有奇態。【杭】泛也。【徒倚】猶徘徊也。《嚴忌哀時命》

獨徙倚而彷徨。【王孫】聚也。神宗元有僧王孫文。【白鷗】鳥名，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閒暇，李昉得爲閑客。【鷓鴣】鳥名，形

似鷓鴣大。【嶺嶺】鳴聲也。蘇軾詩：「春山嶺嶺鳴春禽。」【敷華】敷，陳也。《爾雅》：「敷，陳也。」在木曰榮，在草曰華。【鷓】日入餘光

【驛道】武夷驛，在晉嶺左，宋置後省。【老氏之宮】所以祀老子者。【建安】今興甌寧，併爲建甌縣。【元晦】朱熹字

【舍】三十里爲一舍。【若其外園】言五天山至武夷，相隔甚近，不啻爲其外園也。【古詩三百篇】謂毛詩也。《論語》

時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楚人之詞】謂楚辭也。漢劉向《集屈原宋玉諸賦》，謂之楚辭。【淳熙】孝宗年號。【旣辭

使節二句】蘇軾江西提刑，送乞衣祠，案宋制，設祠祿之官。時朝廷方行新政，愚較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官職以食其

祿。【負大石屏】言所倚之大石，若屏風然。【舂鉞】起逐泥土之具也。【嗚人】《莊子》：「嗚人者，嗚於人而伴於

天。」嗚者，零餘也，自外於人之意。【志於道】《論語》：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論語》：「美

麗從遊於舞雩之下。」【鼓瑟鏗然二句】孔子嘗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之志，曾皙方鼓瑟，合聲對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見《論語》。然，瑟聲，春服，取捨之衣。【息焉】《禮記》：君

予之於學也，藏焉修焉遊焉息焉。【櫻亭】（武夷山記）武夷於八月十五日，山上置櫻亭，化虹橋通上下，大會鄉人宴飲。曰：「汝等皆吾之曾孫也。」櫻亭，亦號爲亭也。

書包明事

陸游

見序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

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

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思退在宋，逢迎賊檜，阿附和議，亦小人之善媚者；明獨何心爲之守義。雖然，跖犬吠堯，各爲其主，湯之愧此多矣。

【註釋】

【湯岐公】名思退，紹興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過何表左僕射，阿附秦檜，力主和議。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

於睦州浮梁。第進士，除侍御史，丞相湯思退不爲人望，澈與殿中侍御史陳明欲劾罷之。

居室記

陸游

陸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都爲舒卷啟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虛，野隙，以避霜露之氣。朝哺進，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

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勸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閒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勸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閒。足蹟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特花百餘本，當數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

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于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因應自然，不設成心，養生要訣，何待他求乎！

【註釋】【熨】熨也。【哺】甲時也，又日過午後曰哺。【雖有所期二句】言雖有所期，然既已安處，亦不復問也。【略不復遣】言不與友人通音問也。【奉祠】見武彙補舍記。【分司祿】仁宗景祐三年，詔曰：「致仕者自今給俸，並如分司官例，仍歲時賜羊酒米麪，令所在長吏常加存問。」【蒔】更種也。【方羊】徘徊也。【久多自平】久期自愈也。【無年】猶言無壽也。【方外】猶言世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今謂僧道曰方外。

故節士詹公祠堂記

袁

燮

（宋）字和叔，鄞縣人。淳熙間避士官至禮部侍郎。學有師承，文氣渾厚。卒諡正獻。著有滄齋集二十四卷。

死生之變，人情之所甚畏也。然大義所在，有冒死不顧者，義重於死焉爾。雖然，當論其世：世方尙嚴，失其守者，必殺無赦。與其全軀而死，孰若全節而死？則其趨死也不甚難，勢有所迫故也。若夫忠厚之朝，不惟守節者褒焉，而失其守者亦宥焉。

儂智高之叛，棄州而遁者，不以失守之罪罪之，憫其無堅城也。況小官乎！家法相傳，前後一揆。

當宣和間，睦賊猖獗，凡服勞于下位者，縱不能死，豈遽加戮。而有挺然特立，固守吾節，不卑其所居之官，不計其所遇之世，可免於戮而不肯自全，是必天資忠義，無秋毫趨利避害之心，所以不俟勉強，不煩擬議，而其大節偉如也。若嚴陵詹公諱良臣者，真其人矣。繪雲一尉，百寮之末也。年七十，筋力衰茶，注而當逆儻方銳之鋒，其不敵明矣。人勸公去，公曰：「逐捕，吾之職也，奈何舍我職業，而求活草閒。吾有死而已！」被執脅降，不懾不屈，發憤大罵，極口而死。朝廷高其節，贈通直郎；後以子貴，贈光祿大夫。

嗚呼！常人之所甚愛者，此身也，而實不能自愛；君子身膏白刃，若不自愛也，而實能愛其身何者？義而死，雖死亦榮；不義而生，雖生亦辱。榮者爲自愛乎？辱者爲自愛乎？此不待剖判而黑白分矣。自公之死節也，大義一倡，孰不興起。其有志爲善者，豈不益自勉勵哉？其執德不固者，豈不有媿怍在各哉？公道以明，正氣○亦作以續，深有補于世教。官若是之卑，志若是之烈，而名若是之高，秋霜其嚴，砥

柱其壯，金城其堅；此之謂真男子，此之謂人中傑，此之謂不失本心！百世之下，精明不滅，與夫苟且偷安，草木俱腐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今括蒼郡丞，公之曾孫也，游宦公死節之邦，追想先烈，庸建祠宇，俾邦人知前輩典型，高山景行，服膺無斁。亦屬 晉識 之，因得附託以傳不朽，亦某之志願也。於是乎書。

天水國勢之弱，失於寬厚爲多，得一守死不二者，已如景星慶雲之不可多見，作者其有深心乎！

【註釋】

【儂智高】

儂氏世爲廣源州首領，如儂猶州儂全福爲文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愆交趾，樂聞

變據安撫，求內附不許，遂叛。仁宗以狄青爲宣撫使，擊平之。

【宜和】

僖宗年號。【睦賊】睦，宋州，治今浙江建德縣。僖宗時，方臘

作亂於此，故稱睦賊。

【嚴陵】

卽宋睦州也，古名嚴陵。

【縉雲】

今浙江縉雲縣。【尉】古官名，典獄及捕盜之官多稱尉。

【荼】

疲貌。【括蒼】

今浙江麗水縣。

【庸】

用也。【典型】

謂遺範也。【詩】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型本作刑】

【高山】

景行。【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謂仰慕之也】

【敬】

忘也。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命)字周臣，涿州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有才藻，工書，能直言。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有

滄冰集二十卷，及易說、安眠錄等書。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表

以五筵，廣三之二。牕闕捷軒豁，俯瞰切苦閭闕，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

右控大鹵，晉太行枕晉掎鞏上之，羣山迤以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

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

皋落之山，昔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

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讀作雌霓

半空，雄風千里，絲絃以清，郊廓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瞰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

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纒而濫，爾絺其單，觴於斯，詠於斯，宴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

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窳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從懷古傷今中，發出絕大理論來；淵靜昭曠，自是處世要訣。

【註釋】

【太安】金陵晉年號。

【平定】金州，今山西平定縣。

【榆關】太原府志：平定州上城，漢韓信擊趙下井陘，駐兵

於此，築城立寨，以榆塞門，因名榆關。下城宋太平興國四年增築。

【建十丈旂】

喻其高也。

【表】

延長也。

【五筵】宋史禮志：太室修四筵，奧五筵，進竹席也。此言有五筵之長也。

【左挹玉門】

方位以東爲左，挹，引也。玉門，猶言宮闕。楚辭：背玉

門以轟鑿令。注：「玉門，君門也。」金節，燕在平定東，故云。

【大鹵】古地名，即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在平定西。春秋：晉

荀吳敗狄於大鹵。【太行】山名，亦曰五行山，連亘河南河北及山西。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其主峯在山西晉城縣南。

【倚】獨引

也。【進】邪行也。按此猶言環遊也。

【汾晉】謂山西省地。【秦隴】謂陝西及甘肅。

【雲代】謂山西西北境，今雁門等地。

【旁午】一縱一橫，謂之旁午，猶言交橫也。

【括】（易）：動而不括，（處）括，結而有礙也。按此言馬行多阻礙。

【泉落山】在今

山西晉陽縣東，即春秋皋落氏之地，一名靈山。

【昔陽之泊】在今山西平定縣東南，其地有昔陽故城，故稱昔陽之泊。

【廣陽

故道】在今山西平定縣東南。

【雄覓】（坤）：推，雄曰虹，雌曰覓。南史：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宗筠章，筠覓雄雌連綿，約撰

章，欣竹曰：僕常恐人呼爲覓。」按雌覓之覓，五的反。雲覓之覓，五分反。

【井陘故關】

太原府志：故關在平定州東，兩山險隘，關

居其中，即古之井陘口。【雄風】（宋玉風賦）濟濟泱泱，發明耳目，此大王之雄風也。【郊廓汗泚】此汗出鶴，上言鼓歌之樂，樂者自樂，下言郊廓之民，有汗泚之勞也。【曠】明也。【蓬瀛】蓬瀛瀛州方丈，海上三神山也。此言我居之有似仙壑。【續】架也。【稀】細葛也。【窈與】幽深貌。

鶴菴記

劉

因

見書牘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下效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爲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則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爲我更思之。』

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

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己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閒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子瞻謂鶴之難進易退，不失黃鳥遺意；大經之名鶴菴，未必果能體會及此，文得此一證，既不寂寞，又擡高大經許多身分。

【註釋】【贊】（左傳莊二十四年）「男贖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象物也；女贖鵝鵝，以告慶也。」古者相見，必執贖以爲禮。

【樂水】（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喜好也。

【黃鳥之章】見詩小雅采芣篇。

【於止知其所止】（大學）引

詩云：「緇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註）詩，詩作緇。【子瞻】蘇軾字。

【難進易退】（蘇軾）

歎：「晏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遊於陰】（浮邱公相鶴）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感夜半】（埤雅）鶴常夜半

鳴，故淮南子曰：「鶴知將旦，鶴知夜半。」【鳴則聞於天二句】（即相鶴經中語）（詩小雅）鶴鳴於九臬，聞於天。【翫】相贊而

不經意也。【綺衣玄裳】（蘇軾赤鵲賦）適有孤鶴，橫江東來，趨如車輪，玄裳綺衣，晏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起子】起，發也。

（論語）起子者商也。

秦士錄

宋

濂

見論辨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棱，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

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

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上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睨視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

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跽切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切入，欲鞭之。

彌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聞者駕海
艦互市於鄆；銀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
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亦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弱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
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
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
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
」問所須，曰：「鐵鎧世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槩期者五十
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彌至，衆槩並進，彌虎吼
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
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俾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去彌，彌立飲不
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鎗云。

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有此才而不知用，元之不祚其宜矣。文之摹寫處，豪情盛氣，正復奕奕如生。

【註釋】【紫棧】（晉書桓溫傳）溫帳稱桓溫殿如紫石棧。【擊】開也。【昇】扛也。【箕踞】（戰國策）矜自知事不

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注）踞坐展兩足如箕。【四庫】唐書集賢書院，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卽經史子集四類。【七經】易、書、詩、禮、春秋、周禮、儀禮。

【纒纒】不絕貌。【奄奄】無生氣也。【睥睨】邪視也。【秦定】秦定帝，名也，孫繼木兒，在位四年。

【德王】按元史薛王表，有安德王，宣德王，懿德王，及保德郡王，未知何指，或史傳失載其人。【西御史臺】卽陝西諸道行臺。

御史。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北，爲陝西行臺，有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官。【陪】介也。【控】持頭髮也。【東海島夷】

指日本。【郵】今浙江郵縣。【控弦】（漢書晁錯傳）「是時置驍車子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控，引也。【西南諸蠻】指安

南、輪、占、城、爪、吐、馬、八、兒、俱、乘、等。【黃屋左纜】天子車以黃纜爲裏，曰黃屋車。左纜，以駝牛尾製大旗置於車衡之左也。（史記）項

王急圍壽陽，漢將紀信曰：『請爲王誑楚，王可以開出。』於是信乘黃屋車，傅左纜，曰漢王降。【十萬橫磨劍】黃延廣謂遼使曰：

『翁怒期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持。』【槩】才長丈八曰槩。【辟易】退避也。（史記）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

辟易數里。【髀】股也。【王鐵鎗】見前王恁章畫像記。【王屋山】太行山脈西南之一峯，在今山西垣曲縣東。【玄鳥】

燕也。（禮月令）玄鳥至。

舵師記

林 誌

（明）字尙默，固縣人。永樂間進士，官至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講。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備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則兼智力焉。其受直也恆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

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駭我駭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

毋慮爲也！』余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笑之。曰：『是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備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餼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合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汨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徼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何況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

備毫記之。

受任與任人者，鹵莽必至滅裂，借舵師爲喻，而國家之用人可知矣。

【註釋】「參伍其載而取之」言視所載之輕重，以取其僅。【衝風】衝，礙也。楚辭河伯衝風起兮水橫波。【傲】賈

也。【先勢逸情】良師先希安危之勢，而喜患之情，與人遠異，庸師則直至勢迫而情始見也。

遊龍門記

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陝西韓城縣之間。

薛

瑄

見論辨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繇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

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去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登去鑿巖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食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太泰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章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

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空，板上置井牀，說轆轤，履

懸橋，車汲河。憑闌檻，涼風飄蕭，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積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斗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其窺隆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煥；但淒神

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棧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奇觀勝景，絡繹奔赴，誦讀數四，可當臥遊。

【註釋】【天漢】天河也。《詩》維天有漢。

【大河】黃河也。

【神禹疏鑿之勞】龍門山，大禹所鑿。《書禹貢》導河積石，

至於龍門。

【棧道】開木爲路也。謂山險之地，旁鑿石，架木爲梁，以通行人也。

【突走】突，穿也。突走，言根穿土石而出，如人之

走然也。

【偃蹇】兀傲狀。

【危出半流】半流，中流也。危，巖詞高。

【離立】見前新城遊北山記。

【蹙】治也。【蹙】諫也。

【湍】急流也。

【宛宛】屈曲也。

【太山】在山東泰安縣西。

【太華】在陝西臨陰縣南。

【潼關】在今陝西華陰縣東

四十里。【雍梁】並古州名。雍，今陝西甘肅及青海額濟納之地。梁，今河南省。【井牀】《唐彥謙詩》「薛荔垂香觀，梧桐際井牀。」

卽安設機杼之木架也。

【輓轆】《李賀詩》井上輓轆牀上轉。輓，以輻置於木架之上，一端懸重物，一端懸汲水之斗，以手轉之，一

上一下，以省力者也。

【繻】絺也。

【列禦寇馭氣】《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棧】浮也。

【踏】小步也。

【龜】供佛之室。

【編磬】《周禮》春官擊鼗編磬。《註》編，讀爲編書之編。蓋言排列順序也。鈞，鈞同此解。

【並東山】並，並

甘肅也。

【宣德丙午】明宣宗元年。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明)字梅如，吉水人。永樂間，以進士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宣德時，官至戶部尚書，卒諡文憲。

著有雙溪集。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從書擢滿守於蘇州。視事

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尙爭務勝，交相訐指訟，有經十餘

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

仆，垣墉頽圯，病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

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武爲屋凡

四十楹，了以周垣，堅以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勞祇祀於廟。居

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

數日而獄全空虛。

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秦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扶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秦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爲秦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不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

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以禮讓化民，而不沾沾焉以聽斷見長；表章循吏，作記本意如此。但事係修廟，則必推本讓德，由前及後，一得一失，爲吳民示取法之準，面面顧到，自是能品。

【註釋】

【宣德】明宣宗年號。

【豫章】今江西南昌縣，漢爲豫章郡治。

【況鍾】字伯律，官蘇州府知府，在任十有三年，有

「況青天」之譽。

【璽書】璽，御印也，以玉爲之。詔書上必加璽，故曰璽書。

【祇】敬也。

【廡】屋下周屋，亦謂之廊。

【楹】柱

也。計楹之數曰楹。

【錐刀】（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細甚也。

【狄梁公】唐狄仁傑封梁公。

【冬官】周置六官，

以司空爲冬官，唐書改工部爲冬官，旋復舊，後世仍習稱之。

【淫祠】濫設之祠廟也。

（唐書）狄仁傑持節江南，說吳楚淫祠千七百

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任以四祠。

【斷髮文身】

太王欲立季歷，於是太伯仲雍許削髮，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見（史

記吳太伯世家）按截髮使短，雕鏤皮膚爲文飾，太伯從刑，儼俗也。

【端委】

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

【狃】習也。

【國亡身

戮】感例入吳，因使人告於吳王曰：「王其無死，寡人其遷王於南東。」夫差辭，遂自殺，滅吳。見國語。

【麗牲】麗，繫也。（禮記）

記王忠肅公翱事

翱字九皋，直隸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於行在，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土用之，翱

兩試皆上等，大喜，時召賜食，改庶吉士，累官平定郡尚書，卒贈太保，諡忠肅。

崔銑

(明)字子錫，河南安陽人。弘治中進士，仕至錢都右侍郎，贈尚書，諡文敏。著有士風四卷，韻詞十二卷。

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恚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納所著披襖中，緝入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買。」下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

珠授之，封識誌四宛然。

風節峻厲，在明代自不可多得；擊傷夫人一事不免矯枉過正。

【註釋】【長銓】翻爲吏部尙書，掌銓選，故云。【振落葉】喻易也。（禮儀論）大夫曰：『以智謀恩，以義伐不義，審因秋霜而振落葉。』【倭】言吝而不救護也。【僧保】人名，未詳。【封識】識，記號也。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見論辨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滿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叫之。兵故市人子，倉卒猝何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閒去聲得逸去。

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麟從，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鈎下救者，縲且及，館人號呼曰：「左被髮而溷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縲鈎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

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爲乎呼！士居平誦說詩書，信伸眉目掀新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背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己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己，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一念矢其忠，則死生有所不顧；其過則倍之者，皆轉念誤之也。二館人可以傳矣！

【註釋】【比部】刑部也。世貞年十九，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任環】字應覽，潯州人。舉進士，歷知廣平、沙河、

縣，所在有惠政。陸蘇州府同知時，倭寇犯境，環統兵力戰，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貴也，不可棄先人之遺體。」遂用以破寇，得收葬焉。一敗賊於上海之八灘，方戰時，環被三創，又以積勞疽發於背，會報賊至，遂裹紿出，手創糜舟師薄之，賊大敗，俘斬百餘，賊望環節，輒遁去。官至山東布政使參政，卒，建祠蘇州。【館人】接館人，專爲賓客供應食宿者之稱。（證記）孔子遇衛南人之喪（孟子）館人求之不得，皆是也。【倭】日本也。【三輔】漢京之環衛也，曰京兆尹，曰左馮翊，曰右扶風，均在今陝西境。【韓叔陽】字龜市，高淳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浦江令，以政績著，歷戶部郎，出守嚴州，有惠政，擢湖廣副使，不赴。【金華】今浙江金華縣。【淮陰】今江蘇淮陰縣。【緡】釣魚所用繩也。【溷】亂也。

謁漂母祠記

韓信，淮陰人，釣於城下，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黃省曾

明字勉之，吳縣人。舉應天嘉靖辛卯鄉試。性嗜學，於書無不博覽，故其辭聞奧學，近古無比。兩任達不羈，跡絕終其身。

予自北歸，

續

停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於城。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

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蓐炊

絕往，川釣無獲，綠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葦，平表切信恐不

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

且夫常人之情，嚮輒於權顯之門，雖萬鎰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誤有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

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閱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切其短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以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饑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卉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醕，

再拜勒文於祠上。

一肚皮不合時宜，借此發揮；識英雄於未遇，文固推崇備至，而其人亦自足千古。

【評釋】「臧」整身向背也。

【散趾】散步也。

【三老】漢書高帝紀：二年二月癸未，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

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蘇成。

【縣次不以擇】漢書：信家貧無行，不得推

擇爲吏。【葦炊絕往】自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歲炊葦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釣於城下。

【葦】餓死

人也。【嚮】往也。【棲】聚也。【盜】二下河也。【昭華】晉書律曆志：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瑤，按瑤本作管，如篪六孔，古

以玉爲之。【夜光】漢書：南海有珠，即鮎日，夜可以燧，謂之夜光。【神龍不雲二句】喻士之不逢時。

【黃金北斗

者徒】指富貴人。【皆卉蟻而死】猶言與草木蟻蟻同朽耳。【醕】美酒也。

可樓記

高攀龍（明）字存之，無錫人。萬曆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時稱高顯，後爲崔呈秀構陷，投池自

死。臨自忠堂，著有高子遺書十二卷。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雜焉。

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口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

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前段點清題字；五嶽名山一段，拓開反說，局勢一展；人之大患一段，發揮透闢，爲可字探原，入後拍合。前後呼應靈緊，一結尤雋妙異常。

【註釋】【水居】在江蘇無錫縣南十八里五里湖之濱，高壘籠築，廣袤不數十步，支荷之池四匝，通以小橋，池外爲陸，隔外爲湖，而邊者軍饋諸塞，沿湖錯列其上，其左曰可樓，前曰月城。

【九陸】山名，與水居相近。【九龍】一名藤山，一名冠龍山，在縣西五里。

【隄】日堤也。【賓】舞也。【桃花源】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得一山，有山口，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間男女，怡然自樂。

【燕趙】河北、山西。【閩粵】福建、廣東。【齊魯殷周之墟】山東、河南。【是猶與物爲耦】言不能超然於物之外也。【贅】餘剩無用之物，如人之有疣贅也。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明）字石父，嘉興人。天啓時諸生。家貧，嗜學靡倦，尤深於易象春秋之旨，旁及曆律星官，無不綜究。著有經世

參經世解、經世體圖、春秋類記等書，凡數百卷。

孝女某氏，吳江人也，年十三，父歿。母老而貧，不能自食，將女鬻於邑之廷。

畢

氏居相近。女日節縮己食，歸以遺母；不足，又爲諸婢僕任勞，丐其餘飯，搏以餉母。如是積年，母藉以存活。

一日，搏飯置胸，墮涵中。女深自咎恨，取出浴於河。念此穢食，不堪奉母，留以自飽。復丐餘於諸寮，得少許以食母，具述其故。母子相對而哭。鄰媪見母居室有異煙，恐其火漏，警之。母曰：「久已絕炊，恃吾女活耳，何處得煙？」頃之，煙益甚，且氣如硫黃。鄰媪強邀其母子出己舍，忽有霹靂震母室，一無所傷，但有遺金若干，包裹如搏飯狀，上書「天賜孝女」字。

嘻，異哉！至孝天性，無隱不澈。熒熒弱女，反哺之情，愈苦愈堅，愈迫愈勵，徒知申罔極之恩於母氏，寧敢冀涓埃之報於彼蒼。然孝德格天，動威以彰，賜金在室，百里震驚。嗟！人誰無母，我懷我撫；三年乳育，一飯難酬。惟其艱苦，所以倍至；幼穉且然，矧於成人。孤女尙爾，況在丈夫。凡我人子，勿愧女心；凡我下民，勿忘天鑒。此或鄰人哀憐孝女，故作是狡獪耳，不得以事涉荒渺疑之。

【註釋】【吳江】今江蘇吳江縣。【踴】賈也。【巧】乞也。【搏】以手團之也。【禮記曲禮】毋搏飯。【滿】飽也。

【察】正字通，察，小窗也。楊慎曰：「古人稱同官爲察，亦指書署同官之義。」文云，請察，高指揮僕矣。【火灑】失火也。【爨

爨】無所依也。【反哺】（梁武帝孝思賦）靈蛇銜珠以酬德，慈鳥反哺以報親。【罔極】（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

之德，昊天俱無極也。【涓埃】涓，滴水；埃，飛塵；喻其微也。（杜市詩）未有涓埃答聖朝。【格天】格，感通也。（書說命）格於皇天，

【動威以彰】言動雷霆之威，以彰其孝。

李龍眠畫羅漢記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宋舒城人。熙寧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致仕歸，老於龍眠山。人以爲鞍馬愈粹，佛像可追吳道玄，山水似思訓，人物似韓滉，瀟灑如玉維，當爲宋畫第一，非過論也。

黃淳耀

（明）初名金耀，字纘生，號陶庵，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京師陷，兩王立於南鄞，請過士皆授官，淳耀不赴。明亡，僧弟諸生園，入僧舍自經死，學者私諡貞文先生。著有陶庵全集二十二卷。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壞紙，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白語。一人蹠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

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吐氣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髮鬢髮，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僂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僂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

按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爲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前半敘次清晰，入後推原盡意，頗得佛氏本旨。

【註釋】【踧】長跪也。【呿】張口貌。【承】下戴上也。【鬚髻】髮短亂貌。【昇】共舉也。【僂僂】曲背也。【瞪】

直視也。【努】用力之貌。【縷紋】面上皺紋。【跣】徒跣也。【軒渠】笑貌。後漢書方技傳：軒渠笑自若。【錫飛】

（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按僧杖用錫，錫指杖也。【杯渡】（傳燈錄）杯渡和尚，不知其姓名，嘗乘木杯渡河，因名。

【太清樓】宋宣徽書畫之所。王禹偁咸平三年，詔三館寫四部書一本，置禁中太清樓，以便觀覽。【呂異人】名暹，字洞賓，唐河

南人。以進士出爲縣令，遇鍾離真人，授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孔老】孔子、老子。

箴銘

西銘

載講學圖中，書於學堂壁間。左曰「乾思」，右曰「訂頑」。程子改爲東銘西銘。此卽訂頑也。○箴銘者，古之聖賢相與爲儆戒之義，其文與碑誌類之銘不同，如馮之經銘是也。

張載

載（宋）字子厚，安成人。舉進士，爲郿州州法。歷渭州簽判，召爲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從二程子學。晚年退居橫渠，講西學者宗之。著有張子全書十四卷。卒諡曰明，從祀孔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性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達德曰悖，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法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林西仲曰：西銘舊名訂頑，以頑者不能通萬物爲一體，故以是說訂而正之也。通篇以父天母地立意；前半段言天下之人，皆受命於天，有不容歧視者；後半段言以事親之道事天，卽能與天合德，爲天之孝子，克得去便是聖人。朱子嘗以大學西銘並稱，乃作聖之梯航，不但文章高妙而已。

【註釋】【乾父坤母】(易經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子茲藐焉】藐小也。言以子觀身處於乾坤之中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體謂氣也。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天地之帥吾其性】謂充吾之性，是爲天地之帥也。

【與】類也。【大君】(易)大君有命，困國承家。【宗子】謂嫡長子也。古人以大宗長嫡爲宗子。見儀禮注。【家相】家臣之長，主知家務者也。(禮)士不名家相長妾。【聖其合德二句】(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謂聖人合德於天地，而賢人則人中之秀出者也。

【疲癯】弱病也。【悻】憂也。【顛運】困頓也。【于時保之二句】(詩)「于時保之，翼助也。謂及時以保全疲癯殘疾之人，亦他日子之一助也。【樂且不憂二句】(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言順天以行，則爲天地之孝子也。

【其踐形惟肖者也】(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註)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此句起下文，以下知化云云，皆從踐形二字生出。

【知化】猶知變化之理也。【窮神】能窮神明之理也。【不愧屋漏】(禮記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惡旨酒】(孟子)禹惡旨酒。【崇伯子】禹父鯀爲崇伯，禹降衣食，而教孝乎鬼神。【顧養】(孟子)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育英才】(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頤封人】(鄭莊公克段於鄆，懼姜氏於城濮而誓之。亟考叔爲頤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問之曰：「請以遺母。」公悔，掘地及泉，隴而見姜氏，遂爲母子如初。初子曰：「頤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非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弛勞而底豫】(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底豫，由不樂而至於樂也。(孟子)舜盡孝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無所逃而待烹】(湯記桀曰)「吾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君安樂，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差行乎？曰：「君

謂我欲就君也。天下沒有無父之國，言何行如之。一再拜，拜首乃卒，是以爲孝世子也。【參】（脫死）曾子煮瓜，饑斃其根，曾皙怒，授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厥然而起，適曰：「羹者，參得歸於大人，大人用力數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歎，欲令曾皙聽其歌，曾知其平也。【伯奇】（韓愈筆操序）伯奇，尹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玉女】（詩大雅）「王欲玉女。」圖變而欲成全汝也。【存吾順事二句】即死而後已之言，寧安也。仰不悖於天，俯不忤於人，則雖沒而心安也。

食戒

○戒體與戒銘相似，字又作誠。

李東陽

（明）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舉神童，拜榮京序。天順中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謫龍巖大學生，致仕。卒贈太師，諡文正。著有懷麓堂集一百卷，詩話一卷。

予病脾時，沈都憲時暘嘗對食退語人曰：「是非不能食，乃多食之故耳。」後鴻臚凌主簿遠爲予言：「少時病不能食，有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遽以手止焉，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箸畫之爲四分，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盞，如是者四，而器盡。復問曰：『汝尙能食乎？』曰：『能。』

曰：「不可，子姑去。凡食必準此爲法。」及歸，不闕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叟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使之運而化乎？」

予聞之，重有感焉。越十餘年，病再作，皆用此法而痊。因錄以自警。

食不宜多，中西言衛生者，自是一致。脾性惡膩云云，非掇拾皮毛一知半解者所能道。

【註釋】【病脾】食物不消化也。按脾臟在胃底之外側，形圓而扁，色赤，爲製造白血球之所。舊說脾有助胃消化穀食之用。
【沈時陽】名暉，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累遷湖廣御史，撫治邵陽，操履清約，立法能整，剛強幹老，奸豪斂迹。
【凌遠】字季行，鳳陽人。嘉萬四譯館譯字三年，授冠帶，後升鴻臚寺序班，取入直內閣。【翼日】明日也。

頌贊

蕭僕贊

并序○贊有二種，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

方孝孺

見論辨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

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式淚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切都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平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秉彝好德，喪於士大夫，而猶留於一二臧獲。寥寥數語，無限世道人心之感。

【註釋】

【蕭穎士】字茂挺，四歲能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成誦。十九舉進士，對策第一，名播天下。倭國入朝，自碑顯得

蕭天子爲師，卒，門人諡文元先生。【少容】少容人之量也。【要】有缺而求曰要。

哀祭

頌贊 蕭僕贊 哀祭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潁州，宋州，政和六年改爲順昌府，治今安徽阜南縣。文忠公，歐陽修也。

蘇

軾

見序跋

嗚呼！軾自齠齖，齠，襁褓也。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啓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土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

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道。清潁洋洋，東注於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敷陳事實，不假藻飾，感念師門，淒然隕涕。

【註釋】【齟齬】敗齟也。口乳齒至髮爲永久齒曰齟。（韓詩外傳）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齟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齟齒。

【契闊】劬苦也。（詩）死生契闊。【汝陰】宋縣，初屬穎州，後屬順昌府，即今安徽阜南縣。唐屬中，大臣杜衍等相繼以黨議

去，歐陽修慨然上疏，邪黨益忌，傳致以罪，左遷知滁州，徙揚州，穎州。【元祐之初二句】賦知湖州，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

諷，御史李定舒賈何正言，據其語以爲劄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後神宗手札移賦汝州，賦因有田在常，願得居之，至嘗，神宗崩，哲宗

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叔季在朝】修子發，字伯和，累遷殿中丞，中子棻，字叔獨，元符末，以直學知蔡州，坐黨

將廢，少子辨，字季默，俱家於颯。賦在颯詩曰：『風流獨有三歌存。』蓋指伯和叔獨季默也。【中子】賦三子，適、道、邁，道，叔部員外郎。

並承務郎，邁，字叔黨，自號斜川居士，初鹽太原府稅，次知順昌府，禮禮通判中山府。【深衣】古士大夫朝祭衣服，衣裳相連，被體深

纓，故謂之深衣。（禮記）朝玄端，夕深衣。【白髮蒼顏二句】元祐六年，賦以謫居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曰此門

生】嘉祐二年，賦試禮部，歐陽修爲主司。【清潁洋洋二句】洋洋，大水貌。潁水出河南登封縣西潁潁谷，東南流，經禹縣臨

颯西華南水，與沙河合而東流，是爲沙河，東至淮陽周家口，會賈魯河，東南流經沈邱，是爲大沙河，又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潁潁上

至西正陽關，入於淮。

祭康先生文

康暉，字顯之，高唐人，登金詞賦科，嘗學於歐陽。平居論學，以操行爲先，文章爲末。元初，東平嚴忠濟爲首，

繼興學業士，起暉爲儒林祭酒，四方學者雲集，以行能著聞者百餘人，所著有清軒文集數卷，卒祀鄉賢祠。

王思廉

(元)字仲常，婁湖人。節事元好問，舉祖裕宗兩朝累官至太子賓客，以資善大夫致仕，卒諡文恭。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康先生之靈而言曰：

「吳楚奇材，榎附切楠同豫章，

下蔽牛馬，上摩穹蒼。修直堅緻，可棟可梁。斧

以斯之，不得締構乎明堂。渥注異種，驟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龍驤。以駕大輅，

路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遐方。

先生之學，經筭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繡腸。視草北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石，驥之不遇於孫陽。

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欲問之，神理茫茫。耆英已矣，識者歎傷。雖然，有德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之謂不亡。」

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懷才不遇之流，得此亦足少慰。

【註釋】【榑楠豫章】榑，大木也，榑高十餘丈，其材可爲梁棟。豫章，亦大木也，似欒，訖尚子。指榑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始知。

【上摩穹蒼】言其高也。【下蔽牛馬】言其大也。【斯】折也。【涅注】水名，在甘肅安西縣，黨河之支流也。《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涅注水中，作天馬之歌。

【騶耳】良馬名，周穆王八駿之一。《淮南子》：騶騶騶騶，一日千里。【飛黃】《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飛黃服皂。《注》：飛黃如狐，背亦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歷塊】《玉養聖主得賢臣頌》：造鄴越國，歷如歷塊。按《前漢書師古註》：如歷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和鸞鏘鏘】和鸞，車鈴也。在軾曰和，在轡曰鸞。鏘鏘，聲也。

《楊雄大僕箴》：綳綳和鸞，鸞發時龍。【鹽車】《戰國策》：服鹽車而上太行。《按鹽車，涇鹽之車。《易林》：鹽車出於衡陽。

【錦心繡腸】《柳宗元文》：駢四麗六，錦心繡口。《蘇軾詩》：不生錦繡腸，早歲藜藿腹。【視草】《蒼唐書徐安貞傳》：「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視草。」按草，文之草稿。

【奉常】《漢書叔孫通傳》：「高帝拜通爲奉常。」奉常，官名。《禮記》：大常，王之旌也；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濟宣】《詩》：四國於藩，四方於宣。【匠石】石匠之名也。《莊子》：郢人堊墁其鼻端，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霍盡而鼻不傷。【孫陽】《楚詞》：騶騶騶於繁囂兮，馮孫陽而得代。《註》：孫陽，伯樂也，能識馬之人。【執維執綱二句】《莊子》：執

主張是，執綱維是。【耆英】《聞見錄》：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部，富濟公以司徒致仕，集洛中公卿大夫耆老者爲耆英會。

瘞旅文

王守仁

見書牘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字，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_{切教}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_{聲入}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_木，鋪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_乙何人_？繫何人_？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

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攀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魍并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遇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參參紫彪而乘文鸞兮，

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弔死哀生不勝兔狐之感。

【註釋】「正德」武宗年號。【龍場】地名，在貴州修文縣治。【覘】探視也。【薄午】近午也。【春】盛土器。【鍾

鑿也。起土之具也。【瘞】葬也。【坎】穴也。【奄忽】漢書陸東傳：「歲延年卒可論死，奄忽如神。」按此爲恍惚之貌，猶言

速死。【虺】小蛇也。【彪】小虎也。【文嶼】王粲七夕詩：「六龍營瑤臺，文靈負瓊車。」按騎若龍而無角，色黃。【厲】

惡鬼也。

瘞古誌石文

鄒迪光

（明）字蔭吉，無錫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副使。年四十，即歸林下。有韻儀樓集、石齋齋集等，三百餘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甕焉，縱橫尺有奇。編余拭而讀之，則唐

人墓誌銘字尙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葬者誌者其姓名蝕食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延門潛闔玉匣珠襦一切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云「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逃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斬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坏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而仍以觴酒豆肉爲文以告之曰

「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猶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

而向爲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爲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自知也。悲夫！

似從蒙莊蛻化得來。

【註釋】【大中】唐宣宗年號。【簪纓相望】其世代云顯也。【安鳳鄉】葬者生長之地名。【蝕】虧損也。【諛

墓】唐書韓愈傳：「劉又者，一節之士，則能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命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

劉對爲壽，愈不能止。」愈爲人撰文多得名。【葬者藏也】見後檀弓。【義門】吳越春秋：「吳王葬女，葬白鴉於吳市中，

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鴉俱入義門，因發機以掩之。」案義，墓道也。義門，墓道之門也。【潛闕】闕，門也。潛闕，言潛幽之門也。

【玉匣珠襦】西京雜記：「博時葬者，皆珠襦玉匣。」按襦，短衣也，飾以珠者。【果塊】猶言無用之土塊。【張籍】字文吉，

舉進士，官至國子司業。【晏平仲】名嬰，春秋齊相。【衾衣繡裳】詩：我濯之子，衾衣繡裳。【石槨】槨，外棺也。石槨，以石

寫之。【衣薪】薪，草也。言以草裹之也。【坏土】賈賈王對武靈王：「一坏之土未乾。」按坏，益也。以土封穴也。漢書張釋之傳

作坏，解不同。